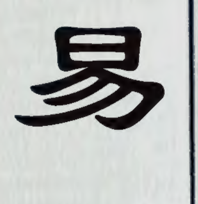


易守

漢魏以來說易者無慮千百家其[illegible]象[illegible]
二派而已象數之學自子夏易傳[illegible]攷[illegible]
餘家至於唐李鼎祚集解而其緒如[illegible]義理之學則始
自王韓之注至於唐孔穎達之正義郭京之舉正而其
說乃盛行有宋儒者從而暢之於是乎漢學宋學之途
分雖未嘗如尙書之今古文毛詩之小序紛然爲門戶
之爭而其各守師承不能相假閒有兼采兩派無所偏
主者如宋陳瓘之了翁易說鄭剛中之周易窺餘項安
世之周易玩詞元黃澤之易學濫觴董眞卿之周易會
通明陳祖念之易用魏濬之易義古象通代不數人焉

竊謂易者聖人所爲前民用以敎天下非理固無以生象而非象亦無以寓理惟夫泥於考象者不能得其宏通簡易之旨迂于談理者不能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于是以廣大悉備之書而或流於術數或淪於空寂此雖窮年說易而於易理愈隔易敎亦愈不可明則其弊均也余以嘉慶丁卯忝爲閩撫時督閩學者爲同里葉筠潭太史暇日過從出示其尊人聞沚方伯所纂易說且索敘言余素聞方伯深於是書今幸受而讀之則條理貫通本末賅備不疎于人事亦不遠于天道苟屬附會雖京荀之古說所必辨也如其未安卽程朱之傳義不

攸從也要使聖人所以立教之旨明而說易之能事畢矣古所稱夢吞三畫閣束九師者其在斯乎昔此邦何元子撰古周易訂詁余讀其書每愛其網羅宏富而常惜其博而未精今方伯是書實無其短而有其長且聞太史已謀付梓人此邦人士必將有先覩爲快者余固喜太史之能讀爻書也而因此見我

朝經學昌明超軼前古且使海濱鄒魯之俗亦樂得宗工利器以範其趨則尤讀是書者所同欣頌者夫

嘉慶十五年二月愚姪張師誠拜撰

易守目錄

易卦總論

乾坤

歸安葉佩蓀撰

乾坤相配陽必不可無陰而其德之相合者曰健順曰仁義其不相得者陽爲正陰爲邪陽爲生陰爲殺一合一離豈果陰道之殊途歟而其實固非有二也蓋陰性有定而陰德無常從陽則臧獨用則否而已矣何則坤承乾之健以廣生而順以名輔陽之仁以制宜而義以名斯則氣化之太和降衷之恒性不可以有陽而無陰者也若離乎健以爲順則所爲順者下而不上無含宏光大之力而專遂其縱弛偷逸之私故流于邪而不可

謂順離乎仁以言義則所爲義者肅而不溫無厚德載物之功而愈恣其深沈慘刻之用故近于殺而不可謂義是則陰之與陽又幾于兩敵相持而必不可以並立者由其純任乎陰苐知夫牝之爲牝而不知利牝馬之貞也故夫人倫之立君必得臣以播政父必得子以克家夫必得婦以理內此陽之不可無陰者猶之乎順以從健義以行仁也然使爲臣爲子爲婦者自用自專而不復委身致力以恪供乎君父與夫之命則于臣爲不忠于子爲不孝于婦爲不敬人人皆欲惡而絕之一若天壤間斷不容有是臣子與婦者而原其始固未嘗不

欲資之以共理其國共治其家者也所以用坤之德必要之于終防陰之惡必謹之于始履霜之漸永貞之戒所爲凜凜者豈不以陰之本不可無而卒不可以獨用也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學蓋可知矣夫乾之德好生而行健至誠而无息以能化生萬物自庖羲氏開天明道首觀象以立卦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衍危微精一之旨著詩書禮樂之訓莫不憂勤惕厲夙夜不遑如天之運行而不息作君作師皆乾道也天地本自合德體乾道而卽以坤之順承不違者體坤道所謂效法之謂坤言坤以法乾成能而非有專用也自易敎不

明異端競起一切猖狂脅亂之說本屬游談無根不足比數惟老氏生于周室隱居志道柱下所藏必深玩而有得焉嘗以為其旨實並出于易而其所由異于聖人者則舍乾而專效坤者也其言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重者地質靜者地形也又曰守其雌守其黑雌者陰屬黑者地色也又曰柔勝剛牝勝牡而其所謂三寶則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者坤象母儉者陰性吝不為先者先逃後得也究厥指歸灼然可覩故其養生涉世實有超然自得之妙而施之于用亦可以安靜而不擾漢魏以來言老者必通易為一家康節邵子

亦亟稱之謂老氏得易之體非無故矣然而極其獘則有不可勝言者蓋坤之德在于直內方外黃中通理今但欲以無爲爲順則是莫不順于自强不息之爲勞而莫順于逍遥自適之爲樂也故莊列之徒暢其宗風而洸洋恣肆以入于邪又其見素抱璞之論至以爲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安民之道使民無知無欲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申韓者出信夫仁義之不足爲而利器之是資也乃一以刑戮齊之使憯然無所知識皇然無所措其手足而後惟我令之是從故陰鷙殘忍而敢于殺是遵何道哉蓋皆引其支而揚其波者耳刑名之用

其機毒其鋒至利而禍之發也斬然而立盡故秦用之以并六國二世輒亡若勁飈之振枯籜而莪有留餘元虛之弊其倚蕩其習至弛而患之中也汩焉而日消故晉尙之以務名高東西流蕩若迯眩顚癎而終于不可救此其得失之數無弗如響之應聲而胥合者誠以氣原于道氣之所感物必應之亦若天地之春種秋穫莠良遲速悉視其所受以償有不容以或爽者故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信乎學士誦法之歧係乎國家治亂之原非細故也且夫德莫廉于不競而惡莫甚于簒奪其相去不

能以道里計而卒可馴而致之者何也蓋自萬物生而人倫備莫不根于至性至情實有是忠愛惻怛之隱而後制爲禮教名義以行其心之所安雖有悖驁殘賊之人皆有所徘徊顧忌而不敢逞以其所維繫者深也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聖人豈真有私其所欲與爲哉顧其其所當欲當爲者必將誠求而實踐之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如此乎其至也今其道致虛極守靜篤既而弁以赴仁義爲多欲執忠孝爲妄爲則其視君臣父子夫婦之相聚不特適來適去毫無繫戀而且皇然若贅

疵之有累于其身躄然若瘺瘌之有傷于其志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倫類于是乎無恩恩之不存愛于何起而積厭生猜積忍成斷勢苟在我則刀鋸斧碪坦然而施之若屠犬豕而刈草菅皆渺焉無所動於中以老氏之學陰道攝生遠害與物無爭而其徒流禍之酷至于此極斯豈盡道德之教而亦豈老氏之所及料者哉特昧于陰陽之辨樂夫用陰之可以獨善而不能睹微以知著焉耳適萬里者同出一門舉足之分其初不過尋尺循途而往則一至南海之南一至北海之北雖畢世不能以相及擇術之初其不可以不慎也至矣夫惟聖人與

天爲一窮神之化故特揭其象于坤之初爻曰履霜堅冰至當陰之始凝已直窮其禍機之所至夫子復深切而著明之以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蓋以教衰于上學紛于下固已前知夫異說之爭鳴綱法之淪斁不啻燭照而數計之見之確憂之深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尊王畢臣原于易之進陽抑陰易辨之于早而春秋正之于終亂賊之不至接迹于天下聖人之功也雖然老氏之得坤道豈真坤道哉亦體夫純陰之不善者而已八卦方位正北本坤必奉陽主之而隨之以東出正南本乾必率

陰從之而佐之以西成坤固未嘗以其居下之靜重無爲者截然與陽敵故天地萬古而常存老氏則第見夫乾南坤北之坤陰陽對立而不相爲用天地閉之象也故聖人探其知來之神而契夫行生之用則曰至柔而動也剛言坤之隨象以動而非純柔也老氏執其數往之迹而又參以自爲之私則曰柔弱勝剛强是不第純用其柔而且虛心積慮以求勝乎剛此陰之所以剝陽卑之所以僭尊也聖人體乾道而即所以合德于坤老氏舍乾學坤而並失坤之貞蓋一陰一陽爲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一爲陽故乾全據其善所謂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分而爲二乃有一善一不善者存而坤道不純
爲坤能順陽舍其半之不善者以合于善而二仍得一
則天地之道皆曰不貳若坤自爲坤而不順乎陽則反
棄其半之善者而一于不善是名爲守一而弁失其二
也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老子則曰道生一道旣
一矣所生又爲乎一蓋老氏以二爲一故誤體夫陰二
之不善者以爲道而何習其說者之信其爲眞一而不
知所返耶嗟乎經訓之是非關乎學術學術之眞僞中
乎人心人心之公私成乎世運子曰由辨之不早辨也
學易者于幾微之介夫安可以無辨乎哉

師

帝王之所以治天下其度務也精其程功也久而其事極于至纖至細而無所不備後之人出私意以破壞其法反以爲先王之制時隔勢禁不可復行于後而稍有志者又復過而崇之以爲是神聖之所經營渺焉不可幾及一語及焉輒謙讓而未遑是皆不知夫治法之所由始悉本于天地自然之道而執一以御之者也古者大司徒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遂人鄰里酇鄙縣遂之數亦如之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邑丘甸縣

都以任地爲井田之法于是司馬掌邦政伍兩卒旅師軍其人數視鄉遂之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學校出其中由選俊造進以授官而選舉出其中其論官材則屬諸司馬教車甲則命諸司徒農無不兵兵無不學故司徒司馬之職相參而教之也官定則制爵祿曰公侯伯子男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五等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而封建準是焉是故有井田則有兵乘有選舉則有封建而自上達下莫不以學校爲之經當此之時其天子諸侯享雍容清晏之休其卿士

大夫脩兵農禮樂之選其民俗有孝弟仁讓之風其卒伍皆有忠信果敢之氣遠而至于要荒夔寄細而及于川澤樹畜凡天地氣化之所周皆王者經綸之所給是豈一民一物憑乎我心之懸量而遂能與于斯哉蓋必有循其本而推暨之者焉觀于師比二卦之象可以得其故矣何則乾坤旣立而屯君之蒙師之需養之而後人物日强而至于訟陽德之生旣以漸而盛矣陽爲生主而其生之多者散之卽爲衆陰故需訟以坎合乾而師比以坎合坤坎爲陽之一元而坤之象爲地爲臣爲民地爲井邑鄉遂臣爲公侯卿士民爲衆庶卒徒陽以

生之之德制其治之之權故一陽在下而統率諸陰于外則井牧分而可推之以爲兵制一陽在上而親附諸陰于內則選舉明而卽廣之以爲封建此天地之所以一往一來而成象卽帝王之所以治內治外而爲法所謂循其本然而衷之以一者也遂古之初不可得而紀矣自卦畫肇于伏羲氏而神農制耒耜黃帝作邱甸時卽有牧伯之建置迄于唐虞三代而其制愈詳且備舉莫有易焉者誠以本天之道立人之政其因時損益者弟如節候度數之稍有盈虛以通其變而王制數大端則猶如經緯之燦陳非是而無以底于至治故遞相沿

襲而靡有異董子曰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此之謂也周道既衰王政遂闕一時競以權術相尚鶩近功而遺遠略貪小利而忘大害始壞田賦之制而浸淫及于秦之幷吞先王之制遂至于蕩焉無存兩漢之世未嘗不欲補綴其一二而行之而紛更滅裂卒不可以復者何也蓋井田兵乘學校選舉封建諸政其本于天道者一而已聖人舉之則一舉而無不舉後世廢之則一廢而無不廢者其勢然也

比

而乾坤定位而後屯之震陽始奉于下以利建為侯而氣化之一往一來者凡歷六變而為比坎中一陽乃正位九五首出羣陰以定大一統之謨蓋自是而三綱五典恩明誼正歷古今而不可易也其六卦之連用坎者何也坎者乾之中氣生生之源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萬化之成一以生德為本使之滋漉充滿而後百為繼起故坎之一元無不在其中焉坎之無不在卽乾之中氣無不在非有二也然則有坎卽有離而泰否以前之卦不及離者何也曰坎與離對未有能外乎水火者舉坎

則離固具焉如春之發生全資土膏雨潤之功而溫煦之氣亦乘時而蒸動膏潤者坎也其可見者也溫煦者離也其運于無象者也至于炎烈繁昌之會而離象始呈重卦之所用以為序亦猶是也是故聖人定為六十四卦之序渾然與天地同流蓋不言而道存焉傳曰默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在觀象者自得之而已矣

小畜

小畜者象陰陽之所以成雲雨也乾元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傳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者雲雨而已雷者所以宣雲雨之伏者也風者所以助雲雨之長者也山澤者所以出雲致雨爲啓閉之槖籥也陰陽變化之功莫不歸于是焉顧其象爲耳目之所習見雖野夫稚子可以占其候而究夫二氣絪緼之故則自古載籍極博罕得而詳其說故儒者但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宋張子正蒙曰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獨

能推其致于陰陽其旨精矣然而按之于聖人之易似猶有未盡合者何則雲本在下濕潤之氣陰道先迷不能自起必陽氣下求載之而上然後如饙餾之蒸鬱濤瀾之翻湧以升而爲雲此乾陽在下而巽陰得位于上之象蓋大有氣焉以鼓之而行非適然陰爲陽得而飄揚自如也天氣愈上則愈剛故雲至虛空則不能以復上而皆彌漫布濩于其間必陽氣自下上通而和于陰中乃積潤成水而噴散淋漓以降爲雨蓋陽德專以氣運本迷而上行及其著物爲質又能實而下陷雲氣合而成雨猶之剛柔交而成坎此有孚攣如而既雨既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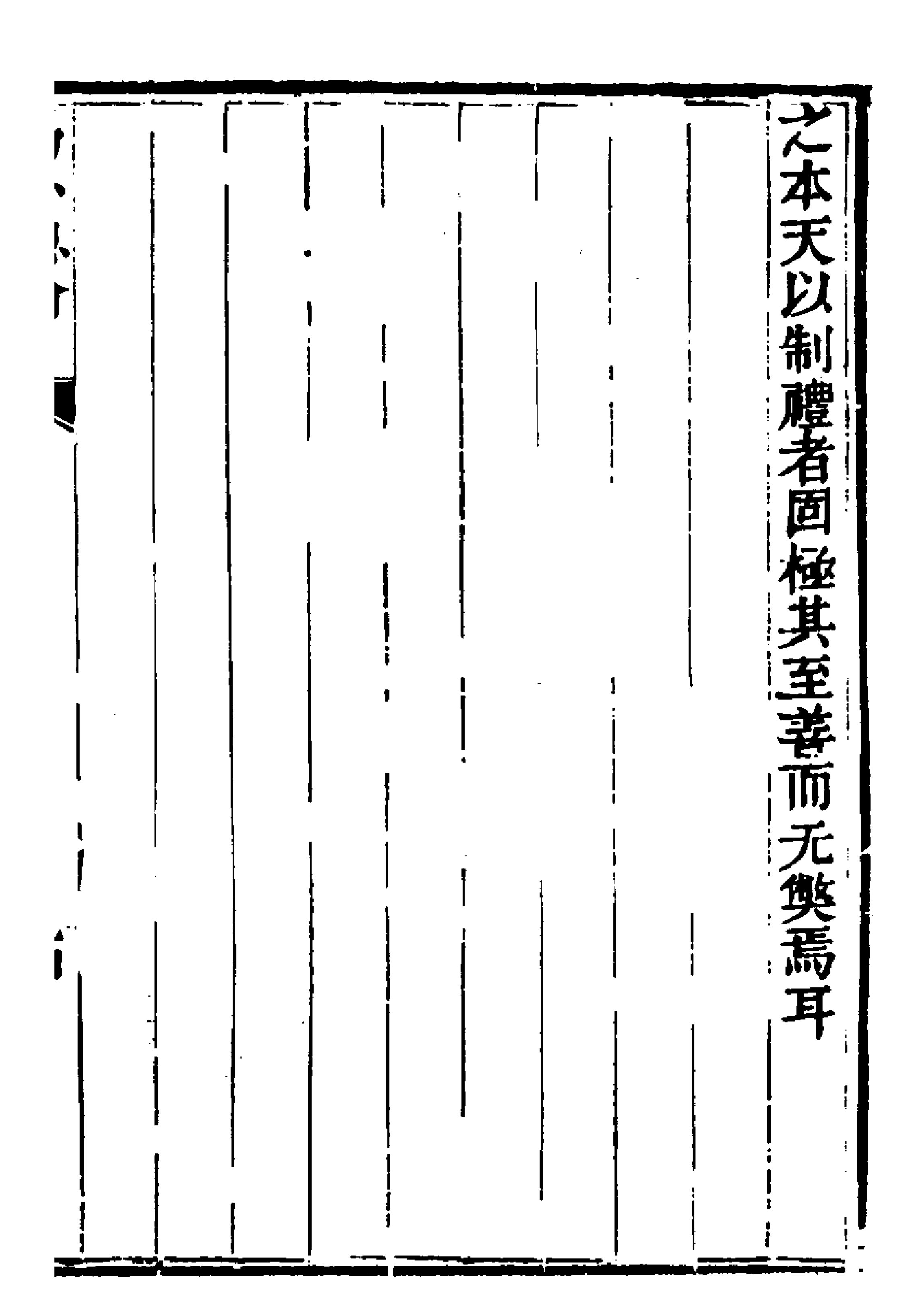
之象和之至也若謂陽爲陰累而相持爲雨則是陽之不得已而繫陷于陰至爭薄不釋以墜是天地之戾氣也何以釀太和而滋生化乎故小畜象象所以明天地生生之德而推極夫雲雨之所以然其象至微而其理又至庸惟聖人能知之而專設一卦以著其蘊使學者觀象而會心焉此天道之所以可得而聞者易教固無不具也或曰聖人設卦以盡人事之用今小畜始終明一雲雨之象于人事何與乎曰天道之運行不息人事之變化無窮者生生焉耳生生德明則人事不可勝用矣誠能觀于陽之必下求而陰雲始上也故婚姻之道必

有求吉問名之禮以先乎女君臣之遇必有幣聘賓與之典以先乎臣使陽而違此則于男爲曠于君爲慢矣陰而違此則于女爲奔于臣爲干矣觀于陽上必有孚于陰而旣雨也故婦旣歸而當有黽勉同心之好賢旣舉而當有明良一德之休否則唱隨廢而家道不成必脅睽而膏澤不行矣觀于旣雨旣處而君子不可復征也故女雖順而牀笫不可以終溺臣雖親而威福不可以久專否則弛而不張陰盛而陽靡矣是則小畜立卦不沾沾于一事爲之象而人事之所以取資者愈無乎不備焉向非深察其本曷以克究其用哉

履

人生之有禮也雖出于聖人之制作而實本于天理之自然蓋自人之初生有夫婦則有父子有父子則有君臣上下一如天澤之有定分而不可踰聖人者特因其尊卑長幼男女之序而爲之節文故三千三百雖極于委曲緐重而非有加于性分之外也然而聖人非徒循其自然又有所大不得已于斯世者焉何則人生不能以無欲欲勝而輔之以巧力則攘爭吞噬動人于死亡之地惟有禮焉以制之使其以柔馴剛而剛亦懷柔則上不奪而下不犯而生人之害以定記云安上全下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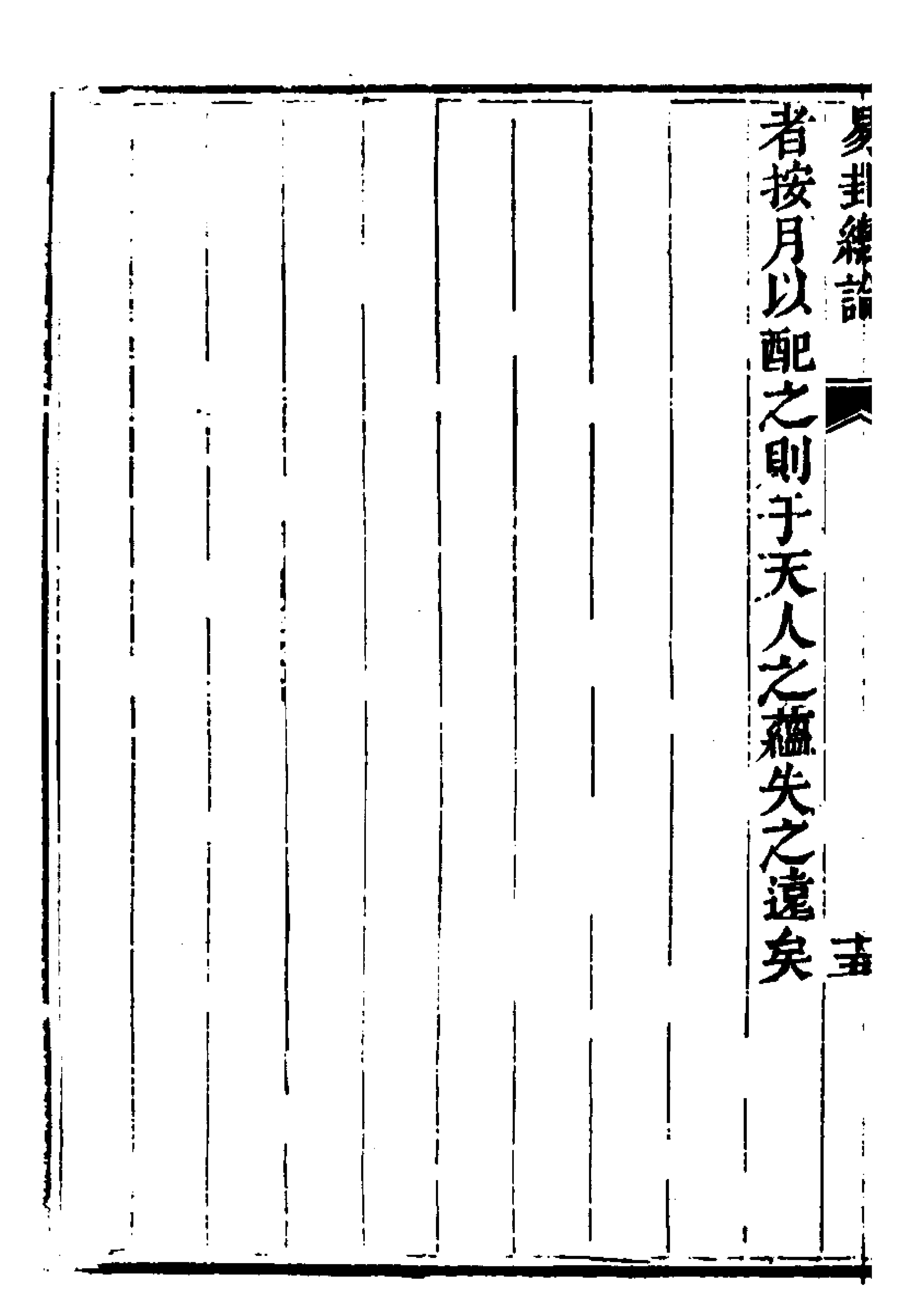
善于禮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皆言夫禮之甚切于人故卦不曰禮而曰履者以見其跬步不可離也或者謂夫子之陳九卦首曰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而九五獨曰夬履得毋有乖于用和之旨故先儒以貞厲爲有危道殆不可謂盡善歟曰此聖人之精義入神之用也卦以兌說應乾而乾已爲不咥人之虎固相和而無間矣正恐其過于和而失其剛則綱紀以弛故九五又當夬履乃所以濟其和也曾論曰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蓋禮以和爲貴者則說而應乎乾之義以禮節和者即夬履貞厲之義合而觀之始知聖人


之本天以制禮者固極其至善而无弊焉耳

泰

自乾坤至履凡十卦陽爻三十陰爻三十三極之數一終而陰陽均分于是交而爲泰而氣化之太和而人物生生之原也天地之道東北四陽在下西南四陰在上用是以順往逆來之數成神妙變化之功天地以是亘古而不息泰之陽下陰上卽全體逆數之方位彖所謂小往大來者與大傳數往知來之旨指歸如一故泰否爲乾坤之橐鑰而全經皆以之爲權輿天地非泰萬物不生君臣非泰政教不行男女非泰家室不興身心非泰德行不成此泰之爲道无時无物而可違焉者而或

者按月以配之則于天人之藴失之遠矣



同人

陰陽相合之卦多矣而必以五陽一陰爲同人者何也卦惟一陰以專其志而後見其同之篤卦又有五陽以爭其配而後見其同之難六十四卦中能極其同之致者無過于此故九五爻辭必至于號咷師克一若有異于和順從容之道而不知聖人于此正所以極乎性情之故而立倫常之準也何則世之安常履順握手言歡而終身無間者未始非同也顧當其未同之先或山川間阻或形勢睽違則洖漠而失之者多矣能卜其果同否耶即至既同之後而讒疑交起禍害相傾不得已而中

道捐棄者有矣甚則背靣反顏悍然不顧能保其終同否耶然則安常履順之同固不可謂之同矣惟若五之應二陰陽得其偶中正合乎義初非涉于私情之好意氣之偏廼情之專者物必妒之遇之美者衆共爭之而五以天德之剛極天性之篤當其未遇中情鬱勃欲泣欲歌至于崎嶇間阻親冒顛危以期必同而後已如此而後爲貞同斯豈履順安常者之所能有是哉推是道也友朋之誼極之一貴賤忘死生而後金石之情見夫婦之好極之誓皦日矢靡他而後冰霜之節顯以至君臣父子之間無不致身竭力經歷險艱而忠孝之氣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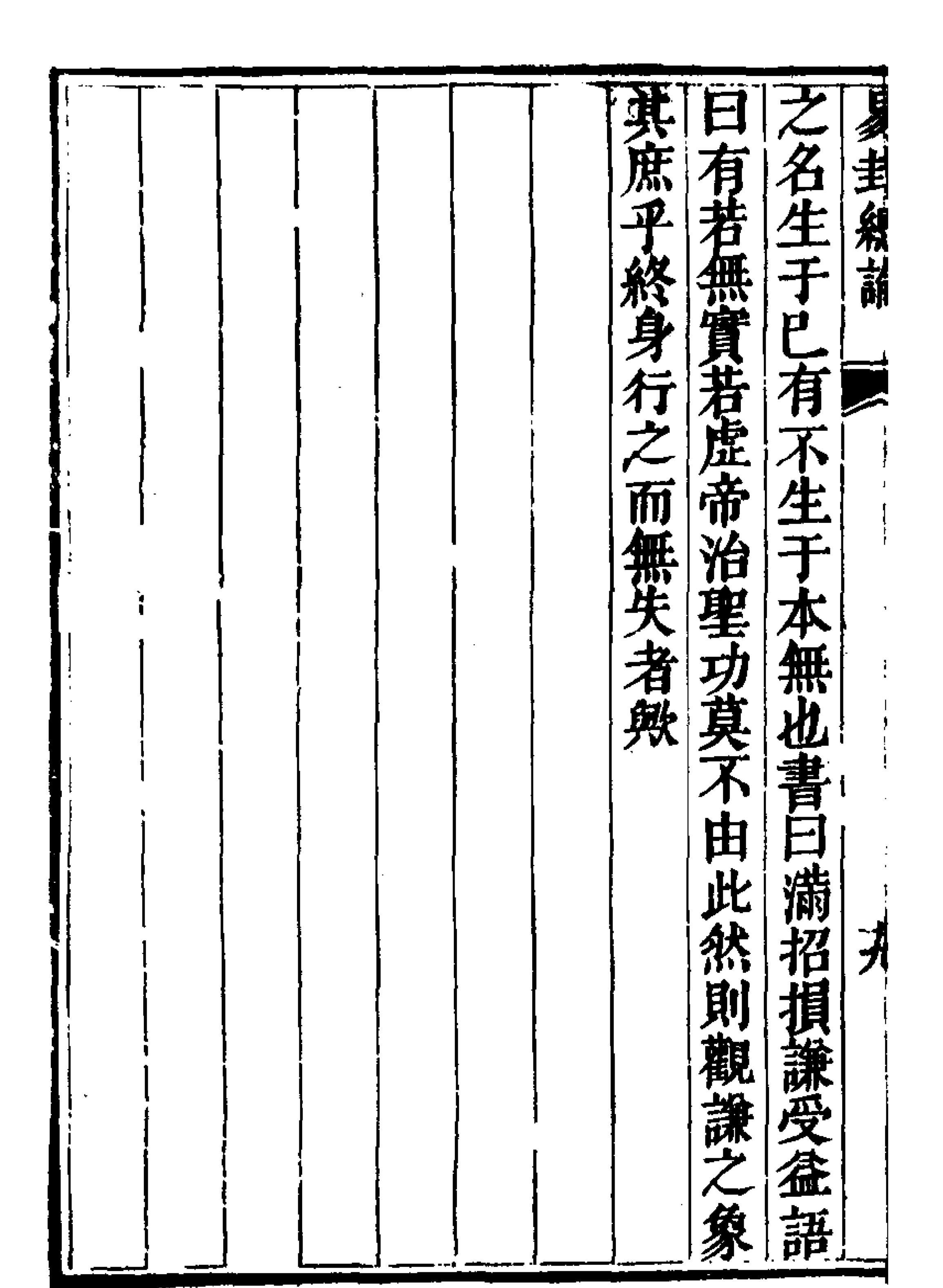
折不同此卽九五先號後笑之象也或謂爻義旣善而未言吉者何也曰九五之爻卦曰亨貞象曰中直其爲吉不待言而知矣顧凡經之言吉凶者所以示趨避之宜以爲能如是則吉反是則凶也若五之同于二發乎至情至性有必不容已者其號咷而終得相遇也理之大順而心之至願初不以其吉而幸而爲之也其或天道不常變出意外至于號咷而終不相遇齎志而不得伸而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心固不因其凶而忍而不爲也然則如五者吉凶俱不足言而後愈見同人之道之盡善而無遺憾也不然彼四之乘墉弗克覼五之中

正相去何如而爻辭猶以吉許之豈五反不如四而不許其吉乎先儒又有謂九五專以私暱應于二非大同之體故于君道無取者不知彖云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是同人惟取其正可以達之天下而無不通即所爲大同也夫倫類至繁未必人人皆出于正若概以大同爲度其中反不無私邪之合故五以正應二其勢不得不專惟其能專所以能溥于野之亨實由于此使于三四之不中正者而無不同應尚可謂之正乎此不可以五爲私暱乎二也至凡易之取君道或顯言之或渾言之原非一致五爻雖不明言君道而其理司躬不紊

舉如君欲同乎臣而旁求夢卜無不至君欲同乎民而拯溺解懸靡不周其以至誠愷悌之衷宏物與民胞之量卽先號後笑之象也妄在不可通于君道乎是在乎觀象玩辭者隨所用以法其義而已矣

謙

傳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蓋八卦莫柔于兌莫剛于乾以極柔履極剛而後見和說之至莫高于艮莫卑于坤以極高下極卑而後見恭讓之至所以爲持躬之首務而善處夫憂患者也謙之象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全易未有如是之純善無疵者謙爲天地神人之所公好德極其盛而福備其全理固然矣或以象爻傳俱不言剛謂謙無所用于剛者非也卦以九三爲主惟剛德爲能謙而涉川行師亦莫不取于健往而有功謙非專以優柔爲事也蓋勞者功高不矜不伐而後謂之謙謙



之名生于巳有不生于本無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語
曰有若無實若虛帝治聖功莫不由此然則觀謙之象
其庶乎終身行之而無失者歟

蠱

天之仁愛斯人可謂至矣然而依古以來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或數百年或數十年近則或不數年而亂人生其間仳離顛蹶溝壑相望未或不疑夫天之好生何荼毒之亟且甚耶追審觀于天道而知其有由然也何則天之生人物無以異也自春夏長養庶彙繁蕪而後華實既成頹好既備則又冰霜剝落了無留餘誠以物之蘊蓄者爲陽之息物之盛滿者爲陰之消陰消至于秋成之後而陰無所終則陽無所始故乾道之變化必極于龍戰元黃而後能知大始也生人之運亦然方其

甫更厄險幸有寧居人無貴賤莫不勤苦誠樸罔極息荒休養既裕嗜好日紛人爲風倘所汩如水流就下浸淫不返侈靡勝而物力窮機巧滋而人心蕩以至紀綱頽廢上下相蒙其一時之賢人君子有形于憂思悼歎者則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又曰何草不黃無木不萎促隘怨咨之氣充塞宇宙斯亦陰陽爭薄之會貞元遞嬗之秋也然則治而亂亂而復治蠱極之後必用乾以終始者豈非人事之所積而天道因之者哉雖然乾行所在而世變若此其甚則乾固非所常用歟而又非也天德之大有常有變其常者當夫休明之日而能憂勤

惕厲謙益恪恭無亨之非貞無舒之非歛雖千萬禩可以無變猶歲功之寒暑迭運而無終極也惟人不能法天以行道而亂萌旣兆愈晏然躭樂煽揚而靡有已然後失其常而必及于變蓋其常則可以治亂而其變則必以亂起治若是者皆乾德也是故有天下之責者苟欲求久安長治之道亦惟日終日乾乾斯可矣

臨

春秋之例有五其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起義在彼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竊以爲春秋者周公之志夫子因魯史策書而修之周公之制作無不推本于文王故春秋之例與易相通觀于臨之彖辭而知之矣何言之易于陰陽消長之卦自剝復以迨夬姤必于消長之機再三致戒惟觀卦在否剝之間四陰盛長二陽漸消而彖爻曾不之及者蓋聖人之繫辭期于明道以濟世觀之義極于神道設教之大旣嘗備陳其象以示王道之要則不暇兼及他辭以紛其

旨而陰長陽消之防復不可以不慎故先于臨之彖辭深切而著明之曰至于八月有凶蓋反復二卦本以消息相往來今于陽之方長而預懼陰消之不久則臨猶當戒而觀之危愈可知此謂文見于此起義在彼卽春秋微而顯之例也明乎斯例而因以玩索觀之彖文其于四陰之長凜凜乎示以盥而不薦之象使其視大觀在上若神明之不敢褻則所以尊陽抑陰之意愈嚴而切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在乎玩易者神而明之而已矣

觀

唐虞三代之治天下文誥不煩禁防寬大而其民莫不從欲以治一若家說而戶曉之者何其化之神也降至後世其條類煩苛雖十倍之不啻宜無有稍違焉者而民且喻之而不信禁之而不率何古今之不相及也則曰古之民樸故易治今之民澆故難治是豈通論哉夫乾始坤成以生萬物亘古未有異也故曰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自有天地以來寒暑之往來日月之永短草木之華落鳥獸飛走之疾徐舉無變也何獨至于人而變焉卽人之爲人形體之大小耳目手足之運動飲食

男女之嗜好亦未嘗變也何獨至于人善之性而變焉則又曰習與智長慣成自然信斯言也理誠有之然既謂之成于習則固非本乎性習可以由善而之惡則亦可由惡而從善而況乎居民上者又所以主天下之風尚而自我率之者也天之生大聖賢于衰微之時將以使之革薄而從忠惡有反受制于時會之升降而晏然付之無可如何之數以幸安于目前者哉推本而論則其故之不在民從可知矣何則自王道衰微而功利名實之說中于人心爭出其才術智數懾服斯民其重乎外者必遺其內者也其操乎勢者必且恕其身者也則

德日以肆嗜欲日以滋而是非好惡因以日淆其所信任以順我意者皆思以謾欺自固而陰以收其私利斯時民固無所觀法而相率以習于詐虞則所以禁制之者不得不繁雖其科條之所設未嘗非美言善事也然而朝之所令民方感其言而天良油然欲動無何夕之所行一出于攘奪恣睢盡反其言而民始駭且笑矣至于桎梏刀鋸之設固亦惕然震恐相戒以勿入迨觀于上之所爲莫不身冒不韙而坐擁崇高其儕偶之譎詭暴橫者往往足以便其私而刑終莫能以徧及其偶有逡巡自愛者亦未有人焉衣食煦育之徒卽于困窮而

無告故其民以犯法為智以從令為愚治之者愈密而遁之者愈深極于上無傳餐之暇下無側足之所糾紛迫促而靡所底止如是而專咎于民之不古何其舛也

昔者堯舜禹皆以大聖之德以天下之重相付受而其言祇及于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兢兢于此心此理之惟恐放越迨其後若伊尹傅說周公之陳善于其君不過以懋德典學是務一若無與于治天下之術者夫亦知所本也誠以居民上者能日勉于學問以修明其道德則聲律身度而所任之公卿大臣皆正人大臣正則其取舍公舉錯當而庶司牧守之官無不正百官正則微

而府吏胥徒下而更老卒長舉無有奸黠者溷于其間由是導之以農桑樹藝之途觀之以孝弟仁讓之事本出于民性之所樂爲而又無苛暴之政以苦之奇衺之言以惑之民于其間耳濡目染日異月新方且敬其上如帝天之不可瀆信其上如明神之不可欺將鼓舞遷善之不暇又誰有干其令而拂其意者蓋恭巳無爲而天下固巳不勞而治矣夫以治天下之難而至于端居淵默風動景隨此豈人力也哉殆不謂之神道不可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天以大生爲德君以顧治爲功天之心主乎生物而勾甲蠕動勃焉萌達而不知

其所以然君之心主乎治民而智愚遐邇翕然順則而不知其所以然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有合契而不爽者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竊觀中庸盛言鬼神之德至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而推其所自則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是夫鬼神者非有所主名也即天道之布澤殃患福善禍淫以相接于人者耳以其各著靈于一時一事故謂之鬼神而所謂誠者則天之道也天以剛實至誠之德積于中而氣化流行必發爲鬼神之功能由微至顯而

不可掩故聖人以神道設教則下觀而化者一如盥而不薦焉此即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之象不啻其有使之于無形者也及其末章引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是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與信即有孚顒若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勸與威即下觀而化也又歷推之以聲色爲化民之本必極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爲至以觀之彖爻辭徵之始恍然于其所以盛稱鬼神遠稽天道非虛爲夸辭也蓋實有以洞察夫出身加民之效非默通于神道設教之原則將涉于刑名法律以操切一

世而治化之成終不可以復于唐虞三代故必反覆究極于天而仍以中庸名其書其言高而其理至切誠體道之精言憂世之深心也嗟夫三古而下時會雖殊而天之生民未嘗變聖人之微言又已大著由孔氏之書以探夫卦爻之精意以施之政教屏一切苟且之說而斥棄之則其功化之所成就宜何如哉

噬嗑

噬嗑賁豐旅四卦皆及用刑者以卦有離火之用所謂惟明克允也而其全卦之專爲用獄設者惟噬嗑則以其爻象之當無過于此也初上之剛爲無位而受刑者中四爻皆有位而治獄者而五以柔中爲之君則非尚刑者也二三以柔下爲之吏非以刻爲能也四當執法之任雖取于剛而仍不失柔非過于深文也且所取乎柔者固非因循玩縱之謂也卦以震動爲體則法無不行以離明爲用則奸無勿燭而後行以柔順深以貞厲以和平詳審之度達其哀矜惻怛之心夫是故服教而

畏神者衆也故四剛雖吉猶有戒辭而二三柔爻皆得无咎然則以治獄可以極天地雷霆之功可以盡聖人威明之道治獄之能事足矣而猶以嚴酷武健爲勝任毋不大傷天地之仁而顯悖聖人之教乎顧或謂遇頑梗不化之民非嚴刻無以爲治不知卦之初上二爻剛之至矣而治之者皆柔不聞其玩而勿馴也夫以治剛猶且不可況蚩蚩者泯剛悍者百未有一而柔愚者比戶皆是乃欲逞我之剛以治柔其傷殘又寧有旣乎

賁上

事之有所甚益者其終必有所敝聖人者非不前知其敝之所至顧以爲益大而敝小且舍是而他敝之爲害者更深故寧擇而爲之制使後世善守我道則固可久而無敝即不能盡守我道而其害不至于甚如是而已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惟其知之而善爲防之故可大而可久也生民之始雖同具秉彝之性而知識未啓禮教未明久而種滋類聚則淫殺攘爭幾去禽獸不遠聖人乃因其人倫之相接順其天性之本然别尊卑上下之等而朝有文定長㓜男女之序而家有文嚴衣冠拜

跪之節而身有文自朝覲宴享冠婚喪祭以至言動舞蹈之間無一不以文飾之著之于纂組繪鏤以昭其麗宣之于琴瑟詠歌以導其和[illegible]以習其筋骨則皆歡愉舞蹈而不以爲勞內以固其性情愈務忠敬溫恭而罔敢或斁使夫憑生之衆日用之恒粲乎其昭著者如三辰麗次軌度順序而雲容霞彩蒸蔚而萬變也如山聳淵渟分支合幹而金碧瑰琦爭輝而競媚也如春陽敷播而舒葩擢秀者隨質賦形雖剪裁渲繪無以喻其神也蓋人事之文一以天地爲法象故自伏羲仰觀俯察始作八卦以肇啓人文而後創制於軒轅考定于唐虞

歷夏殷至周而大備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又曰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聖人
之以文爲貴亦可知已迨周政既衰列國以靡文相尙
而實意寖薄甚則習于夸詐流爲奢僭聖人憂其文之
敝而思反之于質則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亦未嘗謂文之盡可去也無如聖道既終
不得行而習俗且趨而愈下于是有誕譎之徒乘其敝
而抵其隙乃倡爲太樸無爲之說以復乎淳淳悶悶之
舊并詆厲先王之禮法以爲實亂天下其言至猖狂無
忌而天下翕然喜之競以蔑君臣混男女毁衣冠爲純

任自然之道而異端之害遂不可止然試考春秋之世雖變亂日滋而或舉訓典以却兵戎或明信義以折暴悍其士大夫周旋贈答類皆以道德譽望相師即有軼禮犯分之徒而以虛文相靡尙逡巡而不敢逞誠使有聖人者作因其虛文而反之實德以移易其俗有不俟改弦而更張之者自異端之以太樸爲教然後人與禽獸無別人而同乎禽獸而其善者頑然如猿鹿土木其惡者桀然爲豺虎魍魅紾弑淫殺之事舉無所顧慮而坦然爲之而不疑天下遂以大亂以文之敝則如彼以去文之害則如此二者相較其得失皎然可覩矣昔者

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以爲後世寖衰太公治齊尊能而尚功周公知其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魯之公室卑微而陳氏代有齊國二公前知之神可謂同矣然而魯雖微弱猶守宗國之禋祀以訖周世齊雖強盛而已非泰岳之子孫是周公擇其敝之小者以治魯而太公但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之大其智相去遠甚也故夫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非能必百世而下之盡如我法而能使我法之無大敝于百世斯則爲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已矣文與質之相輔聖人明知夫文之不能无敝而必汲汲焉務求其明備終不以文爲可已者其

不以此也哉或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文至周而始盛故其敝爲尤亟也是說也葢嘗疑之三王相去世閱千年其制度之必以漸而明理勢固然非其所尚之有異也禹承勳華之後秩宗典樂之盛身親見之君所稱美黻冕而孝鬼神者視昔加詳故史臣謂之文命敷于四海商爲契裔正世守其文物之盛謂夏商之無文不可也周以稼穡開基土風樸厚讀豳風雅頌諸什所見于郊廟朝野者一以農事爲本謂文備于周則可謂周獨尚文則不可也夏之衰而有瓊室瑤臺商之季而有玉杯象箸是則三代聖人其先因時立制咸酌于文質

之中而及其衰則皆有淫靡之患其事勢均也安有各偏所尙而終始一致者耶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之爲言卽監于二代之意向使夏殷無文則周之文將何所因而忠與質又將何所用損哉夏后崇儉之說蓋出于墨翟之謬妄與短喪信鬼同誣而質文與尙五德遞嬗之運則又漢儒之附會思售其改元易制之術以干世主皆非聖人之言儒者所不當信也要而論之文之道起于剛柔之相貫所以定天秩而正人倫初非有浮僞緣飾于其間故文雖敝而不可去古今無異致者因有其本原觀

象而得之也

貞下

嗚呼古今世變之殊豈不甚哉文之爲道也本乎天地而不可去而卒有以名相似而其敝至于必不可不去者則亦不必以其目爲文之名而假借焉以滋其惑也何則古之時以禮樂制度爲文後世又以詞章小技爲文其在書曰敷奏以言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詞章固亦文之一端與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其行孝弟忠信其理天人性命其學修齊治平其文詩書六藝其處而在下則道明德立而天下歸仁其達而在位則致主保民之立皆本其素所具者以措之而裕如出是體之于

身而宣之于口見之于事而筆之于書則惟典謨誓誥雅頌之文以誌一朝之德業明先王之道法以昭示來玆洋洋乎雍雍乎不期爲文而文極以至此所謂儒者之文章也周之末葉處士橫議而著書立異者不務衷于大道要各期抒其所得不苐以文自命漢時以射策取士儒始以文辭顯然猶察舉于州郡考其行誼而程其經術未嘗務爲詞章之學惟司馬相如枚皐東方朔之徒皆輕薄不修行誼專以靡曼之辭博取名高以希榮寵當世亦以俳優畜之繼之揚雄馮衍輩轉相倣傚漢之時文與行始分爲二而文猶未專重也迨建安以

後曹氏兄弟專尚翰墨沿及六朝流風益熾考其詞則邪僻放誕而得罪于名教語其用則元虛浮薄而無補于經綸徒以一篇之儁一語之麗輙相標榜以爲勝流迄于唐而莫之改韓氏昌黎始疾之能反而求之于六經宋則歐陽蘇曾皆能一變綺靡猥褻之習而究其趣終不免沾沾以爲文自炫故倣傚之者祗求學爲文辭而止于實學固無與焉惟濂溪周子薄文藝爲末務比之虛車無用程子并以記誦之富爲玩物喪志黜文而尊行庶幾篤志于古聖賢之道而卓然振拔于流俗者然而文之名甚高而其技又靡靡可喜聰明穎秀之士

爭欲托是以勉于繩墨而一切顯榮厚實凡所求皆可以文得之則相率而騖于華實雖有數賢者爲之昌言痛詆而其浸淫而不能返者勢固然也嗟乎今以爲文者竭其心思才力之用積以窮年皓首之功使移而致力于希聖希賢之業其所成就必能臻于古之學者因而出其緒餘以著之簡牘如游夏僑肸之有文愈足以炳煥于古則學術正而士習純國家之人才有不可勝用者矣顧自專業爲文而矜奸鬬捷于尺幅寸楮之中以汨役其志氣其老于是伎者坐研故紙而無可表異則又以臆造作所爲體裁色韻起訖句調諸法以自翊

其技之神而愚其後生曾不知聖人之辭以立誠爲本以達理爲止遠鄙俗而距詖邪是即法也至其長短疾徐繁簡之不同雖昔之善爲文者亦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已奚法之可拘今不問其理之是與非行之純與雜而區區繩以爲文之法其法不本于先王不出于孔孟葸以虛空結搆而改爲艱窘之詞如鏤冰刻楮捕風躡影之無據而猝艱得其工使天下之人盡智能索以求之蓋文未及成而于經世之務褆躬之要固已茫然無能爲役矣幸而有工之者其得之也難則珍之者倍至遂以顚倒其好惡之正或譽之

以名流才子之目輙侈然意得雖蕩軼名檢而愈以爲通語之以內聖外王之道則譁然訕笑以爲迂怪而不足稱甚則彫琢偶儷反以語涉六經爲陳腐而雜出于稗官小說黃冠緇服之言以爲蘊藉癖習錮于中而虛聲眩于外辭章之敝一至于此其去異學之害道復幾何哉是則禮樂制度之爲文雖敝而終不可去詞章小技之爲文旣敝而不可以不去者又不宜等量而同論也雖然詞章小技之所以可去非眞文也爲夫伎之號爲文者耳若夫掊淫靡之小道而專以經史典訓作爲體道記事之文其所言者皆先王之法言雖實行不逮

古人而明理義識是非視夫冥頑而罔忌者固相去遠矣如是以爲文吾且樂存之以爲敦行之有階又曷以去文乎哉則夫前所謂文雖僻而不至于甚者是在審乎文與技之分而已傳曰賁無色也禮不以釆色爲文辭不以小技爲文其道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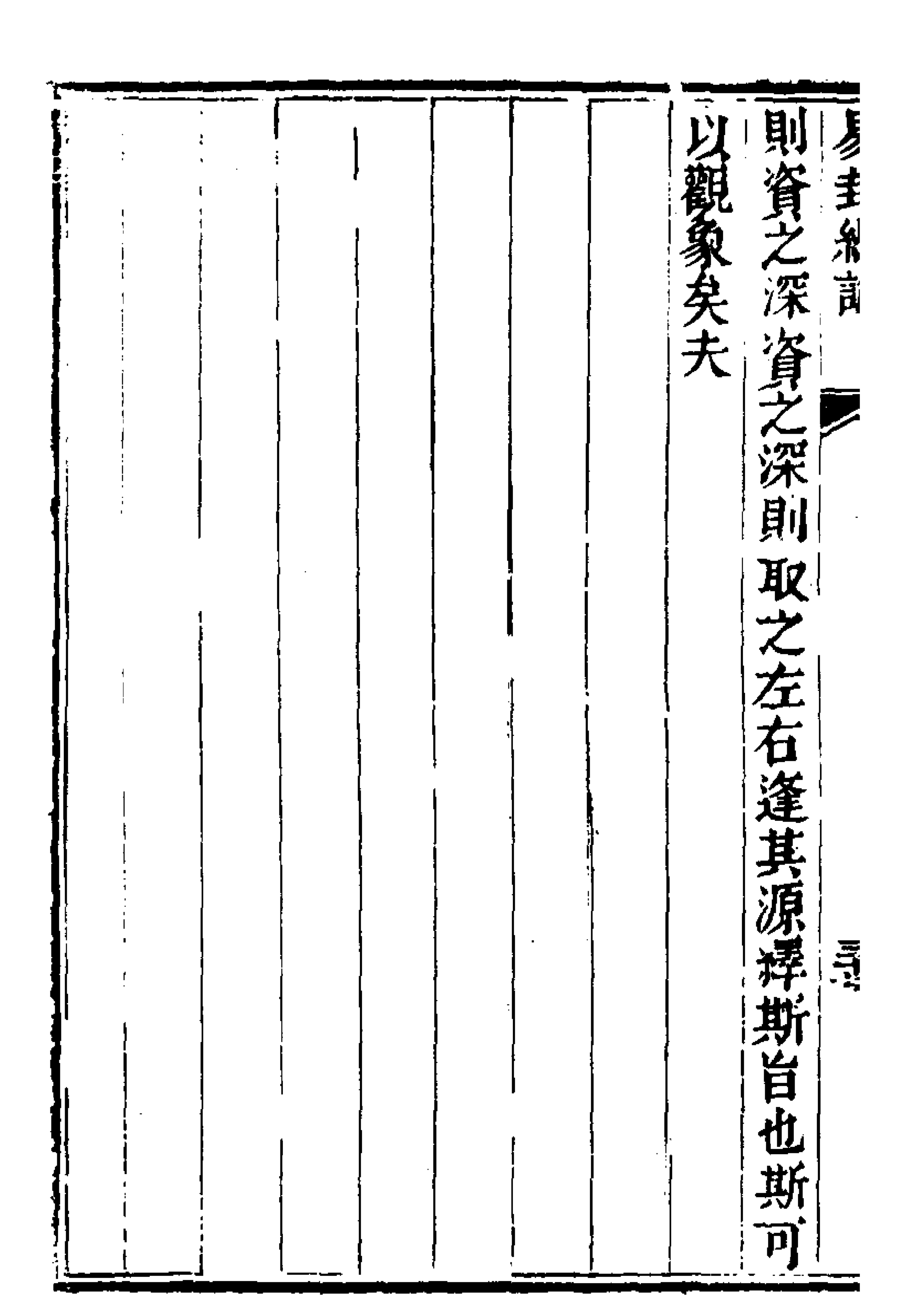
困

困之卦義之窮而諸爻惟六三最凶餘爻皆无凶者二五中正初四有應上處困終而无阻苟能處得其道則困而皆有可通之理故繫辭曰困窮而通也人之處世或困于遭遇而身不達旣達矣或有所間隔而志不行其抑塞難堪之況自古聖賢所不免然而動心忍性憂深思遠則其得力于困者不少造物之成材亦必將歷試于此以愈大其用所謂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故惟處困者爲能處通彼久于通者徒知通之爲安豫而困焉則有頹然自喪者矣孟子曰困于心橫于慮而後

作豈不信哉

井

井之爲利大矣而其用能深求乎五行至下之性而使之上全爲盡人以得天者示之故彖爻之所責于人甚切即聖人裁成輔相之功所由寓也推而言之性體之賦于命者猶夫水也爲學者不濬其源則昏不充其用則隘而性失矣政令之因乎時者猶夫水也不飭其躬則弛不教其俗則荒而政隳矣傳曰井德之地也地者殖之則生棄之則蕪而謂可坐享其成也乎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得斯旨也斯可以觀象矣夫

革

革者新故乘除之交也理之有故必有新者无在不然而六爻專明乎大人之革舉其至大且難者言之也引而伸之則夫法制之以時損益風會之以時遞遷以至日用身世之交莫不有所當革如晝夜之晦而明草木之榮而落故者去而後新者生无二道也語云利不十不變害不十亦不變明乎巳日乃孚之理革可輕言乎哉

鼎

卦之以六五承上九者皆取尊賢之象大有大畜頤鼎是也大有諸陽並應而上爲最尊也大畜師賢以成君德也頤任賢以養萬民也鼎得賢以舉衆剛也故鼎尤全卦爲用人之道夫君道莫重乎得人而尤重乎大臣之得其人故九四竊位則羣材爲之塞上九布公則遺逸因之升何則四據君側而專怙權利上居卦外而不居寵榮其心術之邪正異也泰誓一篇推有容不能容之效而其利害繫乎子孫黎民之大可謂知所本矣

震卦

震者乾之初陽元之德也其力至剛其威至大潛于重淵之下而騰于穆淸之表雖極于艱難閉塞而奮迅无所撓阻陽德之健未有過于是者故象之爲建侯爲主器蓋天地以是而發育萬物而推諸人道所以體元則天而首出乎天下者也是則震陽之行宜可以壯往而无難矣然其震之來也一以恐懼而不敢康寧故其辭曰震來虩虩覩夫雷之初起電掣霆驚盤旋迴斡若惟恐其不能上達而必極難阻以自進天之所以大生有必如是而後能亨者乾之九三當上行之位而日終日

乾乾夕惕若卽其動而未出之象也夫乾之三畫分之卽爲三子坎之行險憂也艮之止背危也而震則先以恐合之爲乾乃自強而不息然則所謂天德者無他懼而已矣傳曰凡易之道懼以終始豈非探天之心而盡易之要哉自昔聖人法天明道而堯舜禹以危微交儆湯文武周莫不憂勤惕厲惟恐失墜夫子之垂教則曰修巳以敬曰君子有三畏敬卽畏畏卽懼葢歷聖相傳之心法所以與天地合德者盡于是矣宋程子專揭主敬之旨以繼往聖而朱子述而明之斯道之寄其不在于是哉

艮

艮者乾之三陽貞之德也凡陰至終則漸消于无陽至終則愈凝于實自震陽動而始出極于上而堅堅則重重則止天下之物未有堅重而不止者人之德亦猶是也人能體震之動故无塞之弗通體坎之行故无遠之弗到然使无艮剛厚固之力以持其終始則其爲動爲行或未能毅然不揺于物誘而確然必底于有成此艮德之所以大也周子通書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竊謂通書以主靜教人而于易義則有未盡合乎聖人者何也艮以一陽在上爲止在上則无所不

見而後明物察倫閑邪存誠使各止其所而不亂聖人以是立乎萬物之上而能有以制萬物之動艮之所以其道光明也若以靜而不見爲止則必自屏于空虛寂寞之地盡棄夫耳目手足之用而後能止此以止爲止而非聖人時止時行之皆爲止也且必不見而止者將以逃而去之非眞能止也天下之大倫類事物之繁食色居處之屬終不可得而逃則終不能以无見而萌謂止于不見正恐及其見焉而猝然雜然之頃遂不知其所止矣故夫合動靜以言止者止之難而常定專主靜以爲止者止之易而反離也若夫老氏之言則有之矣

非皆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蓋老氏之致虛守靜不求去其內心之欲而專以絕夫外至之欲而其所以力杜夫外之可欲又正以曲遂其內之所欲非聖人廓然大公渾然全乎天理者也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是可見其心之多欲固未嘗一息而化也久困于欲而不得所止故見而必亂亂則寧以不見絕之所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皆有爲而爲之者也養生之士不勝其貪生惡死之心遂至絕粒忍情而不顧此豈求得其萬物皆備之本然哉第求其一身之不死而已彼之以無私成其私者皆是類也而

其大者則厭夫恩義之擾其心而并棄其妻子惡夫禮法之勞其神而並棄其君父以至日用飲食无不欲外形骸而視木石非然而共處人羣固未有止于不見時也老氏之學惟不去其內心之欲故其流必出于陰謀惟尋滅其外至之欲故其窮亦歸于禪定其支分派衍蓋有不可窮詰者矣聖人則不然聖人不必禁天下无可欲之物而貴我有不牽于欲之心故憂樂不可泯而賊性蕩心則必戒視聽不可廢而姦聲亂色不能干以是爲止得其所則雖日處于欲中而不亂而盡人性盡物性並可使有欲之物無不各得其所止所以中和位

胥與天地同其光明也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曷嘗有淳淳悶悶自遁于不見之地以求止者哉周子之旨固自有在誠不至盡同于老氏顧我懼大學者之循是而誤焉則固當因其言而善體之焉耳周子又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愈不可同類而稱也釋氏之言止專以眞空爲歸俾其心如死灰而已豈有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乎不如之言或假是以明易道之大而不知者恐遂以爲易與華嚴可以相通則愈不可不辨之于早而俾之假借焉以亂我眞也

漸

三才之所以遞嬗而不息者非其能常存也能生生焉耳生之道在天爲陰陽在人爲男女陰陽成象男女成形象與形皆氣之所絪緼而實理爲之根理也者所由散之于經曲而制爲禮其名與實皆同也何則夫男女之必有所耦有不學而俱欲者而智愚强弱姸媸之各異其倫使惟聽其情之所欲而不爲之别將爲竊爲奔且大亂而不知止則生之道必窮聖人于是制爲婚禮通之媒妁决之卜筮三日廟見而後成婦不勝其委曲濡遲而後合焉非然者寧至稽其生育之道而禮終不

可廢此長女之所以爲漸也雖然禮者人情而已其可以守而守之以得所歸者男女之常也其必守之而勢且至于无所歸則怨曠之傷禮實階之厲而生之道又窮觀乎漸之反則爲歸妹焉歸妹之少女雖不待而无傷于禮此又所以通漸之窮也是故咸恒之外必兼此二卦而後生生之道益以萬全而无弊得是理而推行之則所以敦廉恥興禮樂繁氣類召休和者无乎不備至矣哉大化翔洽與天地相終始而无極矣

歸妹

傳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所謂剛柔者即乾剛坤柔之本體非合乾坤之剛柔而別由重卦以相推也何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剛柔莫不本于乾坤而三陰三陽之卦爲尤著故咸恒之初與四三與上以應位相推則其合也正漸歸妹之三與四以比位相推則其合也偏偏而不失乎正者如漸之女歸倘已其或有不正而仍不悖乎正者則惟歸妹之卦有如至賤而爲六三之娣者焉雖不待可也又有如至貴而爲六五之君者焉雖先求可也非是二者而遂爲上六之虛筐无以克究其

終此易道之所以極其通而實極其嚴者也孟子曰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啻色重如孟子之言爲能揆于禮之輕重而不致使天下以禮爲桎梏其深得乎歸妹之道者歟

中孚

中孚者以剛孚柔卽天地所以生生之原也稽之渾天家之說曰天形如鳥卵天包地外如殼之裏黃渾渾然也離騷有九天之文未詳其實今之言歷者始分天爲九重自最下一重爲太陰天至最上一重爲宗動天西士利瑪竇又謂每一重各自分三五重不等合計約有三十餘重以辨釋氏三十三天之无據其言以日月五星躔次之高下遲速層列而上俱有度數可指因之以定歲差明節候固非倘恍无憑也而朱子亦云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裹面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故想到第九

重只成硬殼相似轉得愈緊所謂漸硬愈緊者與歷家宗動天之說相合蓋一氣運行羣動之宗即渾天云殼之裹黃者也顧嘗思之天之一氣包含泱漭无際豈眞有硬殼裹之于外審如有外則殼之外又是何物以維繫此圜轉之天此理之所必无者天之无窮雖有聖智亦至于窮于推測而止彼歷家之所能推者日月星辰而已至其氣之最高極上日月星辰之所不到則測量所不及遂若有似殼焉者以包乎外而不知其无非氣也以易之理參之乾之三陽其陽氣之在下者震動而發生其在中者流行而通潤至極上爲艮剛則愈堅而

烈雖日月星辰之精氣不能升躋而上故能保合太和包藏萬有而有似于卵之柔內而剛外此易道之大而精能直探行生之原而自古歷家算候之術亦无能外此數畫中也中孚卦體四陽包二柔于內蓋以初上二陽爲天之上下二五中陽爲氤氳之本內二柔爲萬物之孕育于中者窈渾然一天形焉天之氣至虛而至實天之體至高而至近凡清空之間皆實理凡大地之上即天宇惟其實而近故能使人物感其氣而成形觀夫天之生化莫如雲雨而人有登高山之巔者視雲雨皆在其下即可知生氣之醞釀初不遠乎人物此孚之所

以必于中也天地以中孚之道生物而物之種滋類育卽得乎天之理以相繼而生生故爲胎爲卵以至于蠕動之屬覆之惟恐不固懷之惟恐不親君無知而實有知舉與人无殊焉彼渾天家言天形似卵者葢非天形之似卵乃卵形之似天云爾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其發明天道而一本于誠葢原于此也由是而推之則天下之動皆有貞夫一而不爽者故人之所以生者此理卽人與人之所以相接者亦此理人自有生以後而倫類之繁親疎自合遠而推諸兆民之衆其相感必發乎中心之誠

非虛言飾色之可以僞爲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是皆中孚之理所以貫始終該小大而无時无處可或渝焉者也顧天之所以孚物者在中而物之所以能受孚者則又必以正象曰豚魚吉傳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天之于物也無乎不生則無乎不愛然而五福六極之異其應傾覆栽培之殊其施天豈有意焉分別于其間哉誠以福善禍淫之理有大氣焉以流行于上下天之氣至正而无邪純善而无惡人而以其正者迎之則默與訢合而福集焉人以其不正者

干之則顯相乘迕而禍致焉輕重遲速惟其所值天固未嘗有心惟其無心故萬无所倖如父毋之有數子雖无一不祝其克肖而他日之成敗不能一致則視其子之自爲天之待物亦猶是焉此詩書所載聖人著其殃慶之符一若有劵之可操者誠有以黙探乎此也然則不究乎易曷以知天人相與之際之微而切如是也哉

姜承霈
　永霖　校字

易守卷一

歸安葉佩蓀學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以健言陽道也天地之初惟渾然一氣氣者陽也陽主生故常動動故常溫而其運行不息則其體爲剛而德爲健庖羲氏極數定象以陽之肇于最先故象以奇而爲一而陽道起于下行于中止于上必全乎初中末之三候故三其一而成乾其重爲六畫則所謂兼三之道也元始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惟

始故大通故美宜故遂正故固陽之健行一氣充周而以時旋運則有四德之分由元而亨而利而貞既貞則復爲元天道所以生生而不巳也○元亨利貞文王演易以明一卦之象所謂彖辭者也在乾爲四德而他卦則俱爲大亨而利以貞者三才之道異也蓋元之義爲始爲大莫始于天而萬物皆處其後莫大于天而萬物皆形其小故乾知大始獨得稱元乾一而坤二在二巳不得爲元因乾之始物資坤以生故坤亦稱元乃德合无疆以配天之元也其餘六十二卦剥皆乾坤之所生以盡人事之範未有能並始

齊大于乾者故自屯以下但言元亨而不可專言元

也義无不宜之謂利乾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以

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隨其往來進退而无往不

宜故能專言利若坤以順承爲義則所利惟在牝馬

之貞使反而悖乎乾卽爲不利是坤巳不全乎利而

他卦之貞則利不貞則不利愈不得專以利言之也

惟亨貞之德諸卦无不具之者以盛德大業不亨則

困塞而不能行不貞則傾邪而无以立不立不行道

幾乎熄故六十二卦之時義變動无常有贊其本亨

者有未亨而求其亨者有不克亨而且元亨者其曰

元亨乃大亨首亨之謂繫元于亨明其元特爲亨之元而非乾元資始之元也有本貞而許其貞者有不貞而勗其貞者不貞而勗其貞則以利貞戒之繫利于貞明其利必爲貞之利而非不言所利之利也是則元亨利貞之在乾道本爲四德而在他卦則必爲大亨而利以貞者固三才自然之理而聖人窮神知化以別其指歸孔子之言卽文王之旨亦卽伏羲之旨無二理也或者謂元以體仁利以和義今謂人道不專言元利寧可不言仁義耶曰天之四德粹然至善人之繼善成性未有不仁而亨不義而貞者故在

天之元即爲仁而在人則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元蓋乾元爲萬物之所由始人之有仁則受始于天之元而不得語于天之知大始故體其理而不可襲其名也若夫天道無心大中至正而无所不利人而專言利則自私自便之心起而反至大悖乎義故利于能貞者正所謂以義爲利義无不貞則利亦在于貞也由是言之人惟不能全乎元利故必自勉于仁義而後能盡人以合天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行之亨而守之貞則庶乎保其元而獲其利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正謂此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始位也卦成六位兼三才而兩之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初伏地下象潛陽氣自下行上變化不測惟龍純陽之物亦能變化而自淵騰天故乾陽象龍初陽在下當藏蓄厚固以儲其施生之力故戒以勿用所謂藏諸用也此周公所繫爻辭以明一爻之象者也曰九六者爻之畫曰初二三四五上者爻之位六位各以次紀惟初不言一上不言六者初爲卦始上爲卦終明本末之義不可執乎奇偶之數也中四爻皆以數加位曰九二九三初上獨繫位于數

上者葢謂之九初九上則嫌于爲陽之始陽之終而卦義易混故曰初九上九則明乎始之終之者之爲陽而爻義自著也陰爻例同凡卦放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上見音現下見如字

見顯也陽巳出潛象見龍二位地上象在田乾爲陽明乾陽由中而發則成離明二五皆處乾中卽離象之本體離爲日象見陽大陰小卦以三畫象三才二五皆在中畫爲人位故稱大人惟乾德足以當之也九二居下體之中雖未上行而德業巳顯于世如龍之見而在田陽明旣升則德輝自布故利于見此大

人所謂天下文明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諸爻皆取龍象惟九三不言龍者三在下體之終爲進退絕續之交其憂勤自勵之意非物象所能盡故必以君子象之葢陰陽之理靡所不該而易辭立象以盡意則或取諸物取諸人以至天文地理聖德王道無一非象故曰龍曰君子其爲立象同也陽爲貴象君子乾道大明爲日卦合三畫象一日就內卦觀之三在下體之上象終日合兩卦觀之陽明上升爲日下伏爲夜三接上體之下又象夕兩乾相際

象乾乾陽息于內象惕若厲危也咎過也蓋陽氣在晝爲動而三當日之旣終健而又健而乾行不已陽氣在夜爲息而三又如日之將夕惟恐其息于下而惕若不寧策其行復懼其止雖極危厲之象而能進脩上達无自逸之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者超而上也四近天位象躍進退无恒應初潛龍又象在淵九四巳出內乾而猶在上體之下欲飛而未能自信或見其躍起欲上而猶退在于淵能及時以自試則其量之審習之熟而无不能進之咎矣淵

卽潛藏之處其位宜在田下而于四言之者四與初應由初而躍起于淵也龍之變化飛騰瞬息不在天卽在淵潛躍異時而淵無異地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位天中象飛陽進至五剛健中正德位時全備其隆爲龍之飛騰于天而利見此在上之大人也九二龍德出地如膏澤之下施以親被而見之九五龍德當天如光華之上灼以尊仰而見之德同而位異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苦浪反

上者爻之終位上對初而不言終者易道无終窮至

于上則必變故命之曰上示人以當變之幾也上剛過高象亢悔者行之過而反爲疚也天德惟中正乃爲純粹上九陽已過中而極于上是爲亢龍將必有悔之㽞天道剝極而復聖人時中而止惟上而能下故免于悔觀象者能知悔而變焉斯不至終窮矣○案卦爻如潛見惕躍飛亢等辭爲象勿用无咎有悔等辭爲斷傳曰繫詞焉所以示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其義甚明易之爲書聖人所以效天法地以順性命之理故居安樂玩斯須不可離卜筮特其一端不可分吉凶悔吝等辭爲占也全經放此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用六者以數紀爻乾陽用九坤陰用六也羣龍即六龍統言羣者合凡爲陽爻言之也首始也天數一三五七九皆奇而九爲終數地數二四六八十皆偶而六爲中數乾元資始數當用一而乾戰西北以止陰之終見其爲終而不見其爲始是乾元不用一而用九所以見羣龍之无首乃終則有始而吉也坤貞代終又不用終數而用六者坤役西南必用中數以從天五之後乃能順承時行以大代終之功陰以順爲貞故用六以順陽而永其貞也此二節發明紀

爻之通例凡爻放此義詳用九用六論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德之首始爲元元氣生而後乾坤之名以立非元則乾坤不可見故舉乾坤卦名必連乾元坤元言之也大者上無以加外無不包也天乾象也乾知大始爲生生之本故萬物皆資之以爲始天爲羣物之祖亦惟體備此乾德以君萬物故乾元之道乃所以統貫乎天者也此以卦德卦象釋卦名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陽鼓陰而升于上爲雲陽和陰而降于下爲雨品類

別也流者各品之物形于雲雨中自然流出化工如水之畢逹也雲行雨施者元氣之絪緼品物流形者元氣之發育皆由乾陽之鼓盪而生機鬱勃萌滋甲拆始有形象之呈露于時則爲春也此二句正釋元義上言萬物資始乃乾道之始此言品物流形乃物形之始始在乾則全包四德始在物則專主一時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陽淸燥而上升故明陰濕濁而下滯故暗大者乾陽也明者陽之通行于上乾道至南而成離也明終爲夜始爲晝六位卽六爻之位所謂六位而成章也時

成者自下而上由初而卒爻位先後以時相次而成也六龍者乾之六陽所謂六畫而成卦也御上行也旦晝未分之初萬象含晦自一元旣始乾之陽氣上行光輝照灼而後天地開朗二曜運行皆由陽明以成世宙由是往來相續陽明之終則有始爲夜而復晝自一日以至萬古常周流而無息統而計之天地之運行乾坤各有六位在一年爲十二月而寒暑分在一日爲十二時而旦暮異當陽明上升之六位其先後各以時而成乾道則以其時乘此六陽以御行于天之上是爲由元而亨也此三句釋亨義以一定

言之爲位以周行言之爲龍六位之時位由時次有
初二三四五上之等六龍之時時因位異有潛見惕
躍飛亢之分元利貞俱言生物之功亨獨言明者天
地開闢祇是一明晦轉闢亨德莫大于明故于彖首
特揭其義既言乾陽之明則萬物皆相見其生物之
盛可知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始更曰變既變曰化本義謂變爲化之漸化爲變之
成是也具于物爲性賦于天爲命性命本無不正能
復其本然而不失則爲各得其正也保者衛持于外

合斂藏息于內太猶始也和溫煦也凡陽主生故和
陰主殺故慘太和卽乾元資始之氣也上文旣言乾
之元亨此又重舉乾道言之者陽舒陰肅乾道本專
以元亨之生長爲德似無與于收藏之事不知乾之
利貞乃其變化而爲之者葢利貞爲乾戰西北之時
非乾道則不能變化非變化則不能利貞也各正者
物當旣亨之後生理大暢當漸返于篤實以還其固
有之本如禾麥初播以種子爲所受之性命漸而振
柯啓秀幾不知舊種何存及至成實之後而穀仍爲
穀麥仍爲麥溫涼燥濕與本初種性不差毫末所以

爲物之成而義之和也萬物非和氣不生但亨利之後此始和之精氣發洩將盡非深加斂護則澌滅无餘所以貞德全是堅固凝烈之象以保衛而翕聚之外極鍵閉之嚴內蘊冲和之本使太和儲而不散則足以爲事之幹而貞復爲元也此一節釋利貞之義各正性命本專爲利然曰各正則必盡性至命而後利非不秀不實之可謂正是利卽利其貞也保合太和本專爲貞然曰太和則正保此利物之和非空虛無有之可謂和是貞卽貞其利也二句義雖分貼而理實互兩故傳以乃利貞總釋之乃之云者謂由乾

道變化而後致是也○元亨利貞四者統貫天人今易無不皆具而教化川流仍殊途而一致文言分列體仁合禮和義幹事而明示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是乾象之爲四德孔傳確本諸文王並非各自爲說然大化流行无分非合故又繼之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元之顯即爲亨利之藏即爲貞如天道之春夏總爲一暑秋冬總爲一寒則四德實并爲二候也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則并亨利貞而統歸于元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元德又仍歸

一乾其卷舒妙用非可執一以求之也至他卦雖概
爲大亨而利于貞然所云元亨元吉仍取大始之義
如春秋子服景伯之言而凡言利貞究與專言貞者
異辭則四德之理隱然自具又如臨无妄革皆曰大
亨以正謂其大亨必以能貞又并元亨利統歸諸貞
是亦未嘗不攙爲四而仍統于一也蓋天道總爲一
元人道惟其能貞此卽乾元用九坤貞用六之定理
合參聖言則四德之不可不分而又不專于分者三
才一理四聖一原更不必岐而視之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惟天德惟君道足以配之聖人體乾出治得位乘時以首出乎庶物之上而厚生正德使萬國咸底于康寧卽聖人之全乎四德也元亨象首出利貞象咸寧○自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皆孔子釋文王彖象之辭大哉乾元節統釋卦義雲行雨施三節分釋卦辭首出庶物二句推及人事以備三才之道凡諸卦釋彖例皆放此先儒以大哉乾元節釋元雲行雨施二句釋亨大明終始三句爲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四句釋利貞首出庶物二句爲聖人之利貞稽諸經旨傳例舉多齟齬皆由誤解元字遂至以次遞誤甚

而楊氏止菴謂大明三句當在乃利貞之下改聖言以就謬解誤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道左旋自下而上日歷一周動之速道之遠要之久未有如天行之健者君子觀象而法天自強于始不息于終爲君者所其無逸希聖者學而不厭勉焉日有孳孳而已內乾上行象自強外體重乾象不息○此一節孔子于象爻辭之外另就兩體之大象而舉人事之切近明顯與卦象相印合者舉示學易之一隅蓋其理原皆卦中之所藴而其義則全與彖爻

巽用者也世謂之大象傳凡卦放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爲陽德潛爲下位陽在下故勿用也○此孔子釋爻之辭也易以道陰陽而卦爻之辭俱取象于人物并未舉陰陽之名夫子始揭陰陽剛柔之義以明之于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分指陰陽二字而凡爻之九爲陽六爲陰可見互舉下始二字而凡初爻之爲下爲始及上爻之爲上爲終可見又于上傳曰盈曰窮而凡上爻之爲窮則變并餘爻之爲未盈未窮可見皆全易通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剛居柔位和順相濟象德氣行于下象施二中寛廣象普陽道爲生爲善其氣一見而萬物被其德澤田在地上所及者遠故其施普徧而天下利見也○凡爻傳皆覆舉爻辭以釋其義有逐句分釋者有專述一句者大率明此以見彼舉重以包輕无不曲盡靡遺如九二祇釋龍見不及下句而所以利見之故不言而明凡爻放此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芳服反

九三欲往仍來象反復乾道宜進于天中而三處上

下之爻乾乾不已若反而復其道之憂勤如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陽上陰下乾道必進于五而後爲得正躍以試飛能進故无咎也葢四雖進退无恒而躍淵之時可進則遂飛如未能飛則愈務進德脩業以自勵非有退境非有止時也故夫子專以能進申言之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卽文言謂聖人作也大人之德九二已著至五則造起于上而无不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剛實滿盛象盈上窮則變象不久天道盈虛消息乃有以易故生新而歷久不已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惟變而通之爲能久故盈則不可久而必變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乾元統天故曰天德乾體三陽在下能起在中能行在上能止合之而爲至健萬物雖資始于乾而乾之天德則全在戰陰以息陽保貞以起元使天德不先爲終而第爲始則物生陰盛之後太和盡散生理无存物无由資之以始而三陽堅斂之氣亦非品物流

形之所用是天德當爲終而不可爲首故乾元必用九也

證乾元亨利貞猶云天春夏秋冬地東西南北人仁禮義智玩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一語理極平易乾健也健卽是乾乾卽是陽聖人以此純陽之氣抑于下而勃然能動貫于中而沛然能通凝于上而確然能止爲天下之至健故名之爲乾陽氣積而爲天故天亦由乾陽而生非因天之性情而後有乾也傳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子于乾坤字不專指一端以擬之第渾謂之物謂之

道乃能包涵无盡後人極意揣測或以爲性情或以
爲體用都偏而不舉矣
元亨利貞本義訓元爲大諸家力詆其非徧引經史
內元年元日元首元戎元子之元字從無作大字解
又以彖傳大哉乾元句若解作大哉乾大便不成語
其言甚辨然元字訓始是正義惟爲始所以大則大
義亦轉注必及者彖傳贊乾元以大哉文言傳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元始皆兼大義
而言可徵也紫陽非不知元之當訓始祇因欲埽去
孔子四德之義謂乾卦彖辭亦當作大通而利以貞

例故不得不專訓元作大以致來諸家之抨擊耳
鄭康成云二爲地道三爲人道五爲天道此言象之
猶存古法者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曰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此六位言天地人之象聖人
已明示之餘可類推雖漢人言象不無穿鑿而易之
有象故不可廢也
陽道宜于升進則德業盛大而天下皆有以覩光而
被澤故二五皆言利見大人蓋大人固利于顯見而
天下人亦皆利見之二義相因所以二曰天下文明
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陽德自下進上九五之大

人卽先見于二而又進于五者不當作兩人觀謂二利見五君五利見二臣者非也

大人猶言聖人惟乾德足當之故乾卦二五皆得稱大人至他卦如訟否蹇困萃升巽之大人則專指九五一爻而言蓋惟九五剛健中正全乎乾德餘爻不能當也

九三爲危象九四爲疑象乾爲天德而猶不免于危疑者蓋卦位二在下之中爲田處得其平故居之而安五在上之中爲天行得其正故履之而明今九三巳出于二之平在下之上而不得所安則危矣九四

求至于五之正在上之下而未極于明則疑矣危與
疑皆咎之所集也危者不可以宴處必反覆自勵使
踐履篤實而後可進所以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而不
遑寧息疑者不可以輕嘗必再三自試使裁度詳審
而後能進所以或躍在淵旣進德脩業而欲其及時
此爻傳發揮未盡之義必合文言參之而意乃明也
是以日至將中而其行更遠歲至將夏而其氣愈盛
聖學懍懍于半途王道尤愼于方泰與凡人之持躬
涉世當不上不下之間危疑交集所處尤難上達下
達之幾皆由于是固理勢所定有本于天而不可違

者易以天道立言愈見其切于人事矣

終日乾乾夕惕若二句言陽氣無一息之停止曰夕無不危厲也漢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云夕惕若厲以省愆兮俱非易之本義玩文言雖危无咎則厲字不可連上讀也又郭京舉正以夕爲句惕若又句愈與爻傳終日乾乾顯悖矣

乾元知始而用九者本爲首而實不爲首也乾戰西北而乾以君之者不爲首而正所以爲首也

元爲四德之始九爲天數之終傳云乾元用九者乃乾始用終之謂也貞爲四德之終六爲地數之中傳

云用六永貞者乃用中永終之謂也聖言明晰如此更不可别爲之說矣

用九用六兩用字究何所指後人罕求其故如王註云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是謂體乾者用之也本義云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是謂揲蓍者用之也爻之爲九爲六陰陽久有一定初不待人之體乾揲蓍而後用此九六而人之學易占事又如何用此九六殊難著解不知聖人已明示之曰乾元用九用六永貞蓋謂資始之乾元所用者九代終之坤貞所用者六也用字明則九六之義不待他求矣王

氏安石曰用九八字當合上節程子巳辨其非若乾之六爻皆用九不獨上九當變且六十四卦至上爻皆當有變又何以不另繫一辭非通論也

萬物資始萬物資生兩資字當細玩資者藉也無物之先資其始以爲始有物之後資其終以爲始故曰資始生爲陽德陰消本不能生而陽之生物必寄諸陰而後生故曰資生

大哉乾元元卽始也乾爲羣物之首元卽是乾故稱乾元至萬物資始則是物資乾之始以爲始又就物而言也

大哉乾元句已具統四德之義下云乃統天則實指成象之天而言惟天亦由乾元而成天道不外乎乾故乾道能統天也

乾元之健卽中庸言於穆不已也乃統天卽云天之所以爲天也

統天謂天道本乎乾也御天謂乾道行乎天也

朱子發以雲行雨施爲坎陽明終始爲離極得觀象之理然乾道統攝八卦四德卽是八卦之成能雲雨固爲坎德而上行必由震動之氣下施兼具兌澤之象流形是震之甲坼巽之潔齊陽明固爲離德而初

升亦由震起極高卽是艮止各正保合則兌說乾戰坎勞艮止以次全具至乾之內蘊爲坎外發爲離則隨時各足而乾之所在坤道又無不順承于其間此元亨利貞四者直盡該全易之蘊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屬春陽敷布萌芽甫動之時本專爲元之德而文言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又兼亨言之者蓋元之通盛處卽是亨亨之蓄厚處卽是元元亨總是生長之德正如雨水驚蟄本屬初春節氣而雲雨之長養直貫諸雷收霜肅之後故品物流形之雲雨則爲元而乘龍御

天之雲雨則爲亨也且天下平是化育成功之象并全括利貞之義有元亨而後能利貞有生長而後能收藏天之四時成化無非雲雨之氤氲即秋冬霜雪亦乾道變化之雲雨耳

陽明終始乃是實指乾德而言蓋離之明本于乾乾之明乃爲離陽明正乾亨之所爲也凡陽之氣爲熱爲燥炎燥者必清而上騰故成火而明陰之氣爲寒爲濕寒濕者必濁而下滯故成水而暗此陰陽自然之性至日爲太陽之精其明尤顯又其行度隨天而運僅差一度與天光之升降相並人第見天明則日

出故以晝明爲日之光不知陽氣出地卽明而日之隨天而出乃精華之光烜赫者彖言乾亨之明則離日自在其中也或疑火日內景金水外景金水屬陰亦能有明者緣火日體離二陽在外其光能施于外金水體坎一陽在內其明常受于內陰中之有明無非陽之所爲猶月之必望日生光海中之陰火夜燃也大戴記云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是故外景幽者含氣是故內景明之皆本于陽可見矣

明動晦休人物皆順天時爲出入若天地無旦晝卽

無以成世宙夫子于乾彖發出陽明終始之義先將陽氣上行所以有此青天白日之故一語揭明乃直從天開地闢最初時說起爲第一要義也或疑上節何以先及雲行雨施蓋元德是陽氣始發自下而上其氣秖是薰蒸便有濕潤能爲雲雨迫陽氣亨而行上乃大著光輝而爲旦晝其下上之次如此今每日昧爽前陽初升先有霧露而後天明日出春時元陽猶𢧐先爲膏雨之發生至夏而爲日暄火熯其理皆同然此陽明之終始却又無時不成旦晝故又足其義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此陽明仍貫徹于終歲終

日也聖人不言高遠故于洪荒邃古之事不輕舉以示人而異端之徒乃造爲無極太初風輪金輪之說以矜奇學者或以其能言聖人之所未言而遂信之不知聖人所未經言者實已盡宜于易特其言至平而實至奥故讀者習焉不察耳

六位時成卽六爻也兼三而六又每卦反復而成十二周天之數巳盡故傳惟以乾坤二卦之策當期之日更不可加損分毫揚子雲大元每一家有九贊以配五日四夜牽湊不成歷法焦氏之說謂六畫上再遞加六畫可成四千九十六卦則豈有歷數日而成

一旦暮歷數年而成一春秋者乎必至人之作息不能支物之種穫不相續相率飢勞而死矣是別有一天地而後可也

六位時成六龍御天譬猶俗之演壬遁者以天盤加地盤相似六位每卦皆同地盤也六龍乾陽所獨則天盤也

龍卽乾陽之象而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一若又有乘此龍者所謂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也乾之乘龍猶云仁者之施仁義者之行義其實非有二也

性具于物命稟于天物生之初本天生人先賦命而

後成性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物成之後由人合天先盡性而後至命故易曰各正性命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以順言陰道也乾陽太和之氣上動不已動則蒸潤發外而生陰陰之動止惟從乎陽而无所逆故其體爲柔而其德爲順以其生于陽而居後故象以偶而爲一一而陰之入于下化于中達于上亦有初中末之三候以配夫陽故三其一一而成坤也坤承乾施而

生物極盛元亨之德亦能配乾而所利唯在牝馬之貞者乾爲馬坤爲牛陽象壯陰象牝牝取其順馬取其動陰道以順爲正而其貞利動以從陽如牝馬之能行以順配健而爲君子之有所進往所謂至柔而動剛也陽德爲君子陰能從陽故亦象君子陰本在下行上佐乾象往進行也陰自陽生陽先陰後陽明陰暗故陰先象迷主者陽尊之稱乾陽盛而成離火象主（義詳明夷）離居正南坤承西南象得主言坤貞固利于往而所往仍宜以順若居先而无陽以統率之則迷罔而無所適惟于陽德升進之時而處後以從之

則得所主而可以有爲也天體圓而順運分之爲春夏秋冬之四時卽爲東南西北之四方氣化源于北出于東盛于南成于西故八卦相錯以西南爲上而外往東北爲下而內來朋比黨也坤爲衆柔爲私象朋坤道往于西南則當乾陽長養之時羣陰起而佐之利于各得其朋而巽離坤兌並行于外及陰消旣盛而乾陽下復旋而之于東北則羣陰爲之戰退使陽德保貞以起元又利于盡喪其朋而乾坎艮震復始于內要之陽尊陰卑居先者肯出而艱處後者无爲而安故惟居安以全其貞則吉也元亨利牝馬之

貞與乾彖辭配以下又申明上文之義末又重言安
貞者牝馬專以上行從陽爲貞安貞則更兼得朋喪
朋而言凡上行下息无非以順從爲安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處下爲拇趾之位象履乾象爲寒爲冰而于坤初
言之者凡陽氣熱而燥陰氣濕而寒惟春夏陽載陰
而上升則溫和流暢而爲雨露及秋冬陰盛而陽斂
則窮陰外閉始而露結爲霜極而水凍成冰霜冰皆
乾戰之所致而乾之所以戰則由于陰之亢故霜冰
爲陰不順陽之象也初陰居下而未上行正爲絕乎

陰者始雖甚微方在履霜之時而積漸不巳堅冰即由是而至防微杜漸所當愼之于早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居中奉陽象直處偶育物象方應五配乾象大坤以簡能象不習乾以九五爲主坤以六二爲主故坤道從乾之美共顯于五而德則全備于二其發于內者承陽之施先後巨細各如其分以達之至直而无有回曲其成于外者體陽之長形色臭味悉周其量以給之不卜而不可移易旣直且方則廣博周徧合乎乾之无疆而大所以生物之能安順无爲不待

試習而自无閡塞之不利也直本乾動之德而坤亦爲直者直是中无私心天所欲生地即承之以生碩果一播而即萌膏澤一施而俱暢由中而達初无一毫遷延瞻顧于其間故謂之直而其所以直則惟是恪恭天命而不敢稍違在人即爲敬故爲敬以直內也方非謂地之形體譬如生一人則五官百骸缺一體即不成人而其位置上下又天然不容顛倒以至蠢動之物入水不能以羽毛乘風不可以鱗介草木之高卑燥濕根華秀實皆有一定之矩範故謂之方方則四面整齊无可增損極盡裁制之宜在人即爲

義故爲義以方外也直是由內而發外方則發外之所成故文言分貼內外皆爲坤之動以承天非以內爲靜外爲動也陽大陰小而直方之德足以配乾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兩大相配則不孤也不習无不利而曰不疑其所行者以乾坤旣爲兩儀卽非一物譬如兩人作事此未能信彼之行則必學習而後利今坤之合德于乾自然相應咸宜如君令臣恭而无稍疑阻極氣化無心之妙也六二爻辭形容坤之全體字字當合乾道看出傳言敬義不孤不疑皆有一居尊之乾爲主故諸善總歸于至順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陽爲光明陰合陽而成文象章三得剛位於內未出象含言含蘊其章美而將顯也爻例陽在三五奇位陰在二四偶位則得正爲貞六三以柔處剛本爲不正因坤道以順爲貞三處剛而上進合乎承天時行之義故惟其非貞而適可以爲貞也三位反覆下上不定象或坤順隨陽象從五爲乾君尊位稱王動變象事卽通變之謂事也卦分內外例以上三位屬陽下三位屬陰爻必至上體爲成六位成章六畫成卦三猶在上之下象无成內體終于三外體終于六三又在下之

上象有終言三既含藏章美而可爲貞或進至五中以從王之事則德業所就統歸于王坤但任其職役而无自有其成功而其不敢進而自專者更不敢退而自逸又必至于三以竭盡爲下之分而克有其終蓋上不凌而下不惰陰道之處三以順承正爲坤道之準所以可貞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結也重陰閉塞象括坤爲布爲腹四又當心腹之位象囊譽美名也陰晦無名從陽則顯象譽六四柔居柔位藏而不發如括結其囊口未見于事故无咎

不從乎陽故亦无譽蓋專于愼默則茀爲牝而非馬于順德反爲未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陽明極上爲赤陰暗極下爲黑惟陰中交陽則黑巾雜赤而成黃故黃爲地之中色上衣下裳猶天尊地卑之分故坤配乾衣象裳元始也卽首也五爲乾君之所居陰上而從乾于五以中黃之美德合下裳之卑體坤道之善无以加故曰元吉蓋于地道爲夏土之養于臣道爲明良之遇于婦道爲蘋蘩之化五位正南六五則順承于西南時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龍謂乾陽也戰陰陽相薄也乾爲天坤爲地坤陰至上地連天際象野凡陰稱其外之也陰氣滋液象血陽赤陰黑陽戰而入陰中則赤藏黑內而隱爲元黑包赤外而映爲黃即剝極而復之時震所以亦爲元黃也坤雖當動往以承乾今往極而至于上陰之消陽已甚使不得所止息則浸淫不已生理無餘故乾必相薄以戰之戰爲兩敵相持之名陰本不能與陽敵而盛滿之極則疑其足以敵陽而乾以天德之至剛又有攘除羣慝之象故曰戰所謂陰疑于陽必戰

也乾陽之德温然和煦而當相薄之時陽氣積健成
堅極堅成歛純以嚴毅凛冽之氣止陰之消而復反
于內當其爲寒爲冰一若全無生生之德者而不知
正爲乾道之變化以終則有始陽物之能變化者惟
龍所謂嫌于无陽而稱龍也陽爲氣陰爲血血本純
陰滋漉之象乃龍戰由陽而曰其血者保合太和之
候雖純剛无繫盡屏窮陰以外出然變消爲息其所
用之霜飇氷雪原卽相交之雨露風雲陽既變而陰
亦凝仍不外陰血寒濕之屬所謂未離其類而稱血
也陽氣聚以存神陰血散而徵色乃血既用陰而色

又不全乎陰者以戰則陽入陰內而陽明之色蒙陰而幽陰暗之色抱陽而著爲元爲黃乃其相雜而成之者所謂天地之雜也蓋坤至上六郎戰乎乾之時西南四陰之成物已畢東北三陽之生物未兆乃天地氣化轉移絕續之交非優柔小補者所能爲必以純乾之剛健大施其戡伐之功其乾德至此而全用者以斯時艮止于上震反于下上下保合而坎在其中三陽皆凝聚于西北以知大始然後勞以養之成以足之震以出之三陽復分任而遞施所謂神之妙萬物者也其爻辭之不言凶者陰之窮是義固當終

陽之戰是功方資始先否後喜不得以凶言也

用六利永貞

陰以順陽爲貞永常也坤行從離則得主有常所以永也天道自下左旋以至于中旣中則右轉以復于下坤之貞本當居下以承陽然使陽道上行而坤不從之以行則順乎下而不順于上雖貞弗永卽非貞也惟用六以儷五順承乎陽之大中合上下而无乎弗貞乃利于永其貞也用九曰吉贊辭也乾無不貞不言所利也用六曰利戒辭也坤利牝馬之貞非貞不利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極也極乾之大而坤无不至之也乾之元以氣始坤之元以形始萬物雖始于天而成形受質必資乎地以生故坤道乃所以順承乎天者也敬從其令曰順力終其事曰承順承天者卽地也不言地統于所尊也此一節以卦德卦象釋卦名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萬物不得所載則生无所托惟坤之廣厚无不持載德合于天之无疆由是而含宏在中極包孕之繁光大于外極發育之盛品物咸得以亨通也此四句釋

元亨之義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地用惟馬牝以配牡故爲地類牝馬能健行于地而无疆以其柔順不違而仍以剛動從陽爲貞君子是以利有所行以從乾也此釋利貞之義牝馬即是有往利字統貫二句故連釋之非以君子句合下文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陰先則以卑陵尊失其正道故迷後則順陽不悖得其常道故得主類者陰陽配耦之名陰得陽而嘉合

有成衆慶西南之所以得朋者非能自得也生長之時陽氣載羣陰以上升乃與陽類偕行故陰朋悉得也東北之所以宜喪朋者亦非遂喪也斂藏之後必陰氣外屏而後陽能保合以復盛惟喪之而乃終有光大之慶也應猶對也天以動運而能施地以靜載而能生故坤道安貞之吉所以應地之无疆也此逐句分釋彖辭凡卦放此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曰行地以形呈曰勢內坤重于地下象厚德外坤出于地上象載物君子所以貴實而有容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履霜堅冰似有異候然陰已始凝而爲霜則馴習而致其道自必至于堅冰以陰性順下習焉而不覺也

馴猶順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非動以承天則生物之德不可見故惟六二之動乃見其直以方也陽明陰暗地本幽而不光坤能不習而利則德與乾合而地道亦進于光蓋動即牝馬行地光則西南得朋也○案傳辭因直方全是動德故專揭動字六二處下佝非動以上行之位而動之

德則具于二故別言六二之動直方由內而外故曰以言相因而致也旣直方則大在其中故不言大省文以著義也光屬天道故特稱地道言地而光之爲天見也大抵傳之釋象或以一二字或以虛字或于言外或于互文或于對形旁見或于語氣之抑揚輕重前後反正閒指示義理之定向使學者審端竟委不至迷于所之并有補卦爻之所未足者淺而彌深簡而彌盡體例不一其微言奧旨與春秋書法無殊特其義類旣有卦爻彖象爲之準的而六十四卦之理又殊途同歸可以互証參觀故深玩之則皆確有

依據尚得窺其萬一耳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與智同

自內出外象發知者內藴之明坤以含藏章美象知陽明在上象光大六三含章而可貞者有美在內必以時而發見于外也其能出從王事則知不終于韜晦乃配陽而成光大也

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純柔謹默象愼四巳出外象不害葛謹愼以免害而巳不足言譽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陽內陰外質之發而爲文由陽之消而爲陰乾體虛中成離爲文明即爲坤之中德故坤彖文中指五位也坤有文而在中是爲上行承乾地道光大之時故元吉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由馴致其道而極于上則其道窮而必變故乾龍之戰所爲變而用九也蓋六五黃裳正西南得朋之盛至上六戰野則自此而爲東北喪朋矣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盛大也終代終也坤以致養而用中歟則成物之

終乃大永貞所以爲大終也蓋乾元不爲始而後能
知始故經明言无首坤貞不爲終而後能代終故傳
中言大終因經內未顯終義而特發之也
【證】君子有攸往卽是象坤道之行非指用此卦之人
蓋地形常靜其行在氣本無象之可擬故以君子之
行擬之與乾九三取象君子意同東萊呂氏曰人只
說坤靜而不動故以君子有所往明之使人知至靜
之中其動固未嘗息也
先迷後得主苟虞諸家以先迷斷句後得主利又句
程傳本義以先迷後得斷句主利二字又句朱氏漢

上引子夏傳以先迷後得主爲句利字連西南得朋讀今案傳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其以後得主句斷甚明不可以主利爲句反疑文言得主下脫利字也且離明象主其象形取火主之義得主則明故不迷无爲精義所在當從朱漢上說爲是

得朋喪朋皆是戒辭故兩句統以利字貫之得朋欲羣陰之盡出以致役卽泰之所爲朋亡故曰與類行喪朋欲諸陰之俱退以休否卽復之所爲朋來故曰終有慶

西南東北以周天之氣化言則四時无非陽爲主而

陰從之亙不可分配二氣以成物之象言則東南生長爲陽方西北收藏爲陰方以列卦之次言則西南爲四陰卦位東北爲四陽卦位此皆各有取用不可專執一端至易之立象則依天地左旋之序以東北爲下體來復之方以西南爲上體往行之方與一切方位之義无不通貫此全易之大綱如蹇解之利西南不利東北小畜小過之西郊隨之西山明夷之南狩升之南征旣濟之東鄰西鄰俱以明上下之象與所取前後左右諸象同一理也

西南東北馬氏謂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

類相得爲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曰喪朋荀氏九家謂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西南得朋陽起于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二說皆由月卦致謬以申月否象爲得朋寅月泰象爲喪朋顯與卦理相反虞氏仲翔曰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子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又襲京房之法京氏以卦納甲巳屬不經更以納甲解易失之愈遠就如虞說望夕成乾出甲東方正爲得朋之盛何反云喪朋崔氏憬謂

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曰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陰非類曰喪朋其言卦之方位合矣至云在室得朋猶迷于失道出嫁喪朋乃順而得常則理解更顛倒不順也

漢後言易者如馬鄭干寶以自子至巳爲乾六爻自午至亥爲坤六爻最爲泥數而悖理如丑月方當艮止成終之時豈卽能見龍在田至正南向明全在午未月之交巳月物未全長何遽至亢龍有悔坤則午月離癸不應有履霜之兆戌月肅殺不得語黃裳之盛拔之聖言毫无影響又何妥以六奇月屬乾六偶

月屬坤如配律呂之法弊亦相等不知傳言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以爻配年原屬自然之定數但天地氣化陽爲主而陰爲配陽有九分陰有六分合而爲期无一月一時不有陰陽之周流如君臣之共治一國夫婦之共治一家並不分某日至某日先爲乾日二百一十六後爲坤日一百四十四也今欲判分爲半年純陽半年純陰則不生不長无復有人物矣細玩乾坤六爻辭雖分屬義實相通乾之初潛上亢在坤即爲履霜括囊戰野之時乾之見惕躍飛在坤即爲直方含章黃裳之時乾不合坤則无

以生坤不合乾則无以成動則俱動靜則俱靜一年中可以分兩儀而不可以分二氣聖言固昭然可覩也此義明則交辰卦氣諸術自不足以亂聖經矣

乾坤雖相對而六爻之分用亦不一致如乾六爻自潛至亢所明陽德之序俱屬順行不爽至坤則各就爻位取義又不拘逐位順行之次如坤三五陽位二與五應皆以從陽而致吉利四雖在三五之間而位處純柔則爲天地閉初在陰始上已道窮皆非從陽之時則爲履霜戰野之象此所謂觀其會通也

履霜堅冰卽是戰野所致初爻就陰言之則因其陰

盛而致冰霜之害上爻就陽言之亦因陰盛而戕元黃之功兩爻初終相因如環之合益可見以爻值月之謬矣

易道言變之理最大動而行窮而反俱謂之變六二之動動則變也坤所以變于用六也上六之戰窮則變也乾所以變于用九也

姤九五曰含章天含地之生質于下陽含陰而有章也坤六三曰含章地含天之生氣于內陰含陽而有章也

易言可貞者凡三見坤六三陰爻居陽爲得順從之

道无妄九四陰位得陽能復固有之性損九二六五下實上虛合有孚元吉之美故皆曰可貞蓋因其本不貞而適爲可貞故特表而出之也又言不可貞者亦三見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以純任其柔故不以貞爲美節之象以節本正道然不宜太過而苦故雖貞而不可爲貞明夷九三以三與上六本爲正應然上晦其明爲疾故不可以疾爲貞此皆聖人各就爻位卦義變而通之以盡利者其貞字仍俱作正字解不當另易固守之意致失辭義也

坤作成物萬物莫不成于地而語其成功卒乃歸之

于天如全卦成于上三位皆屬陽尊之事也故曰无成乾知大始萬物莫不終于天而生長之力則地已竭盡無餘如下卦必至三而終乃无歉陰卑之分也故曰有終此猶如臣之于君其致君澤民成則爲國家之福而于臣分必竭其力女之于男其室家似續成則爲夫子之慶而于婦職必殫其心所以地道臣道妻道其義一也

无成者本有成而弗敢成也若固不成則不待言无也有終者不爲終而代有終也若固以終則亦不待言有也春秋書法曰有者不當有也有蜚有星孛之

類是也曰無者不當無也無冰無麥禾之類是也合

參之而聖人之微言見矣

剛明之德藏用于內則謂之智其德本屬陽而含晦

未發之象則屬陰智正以爲應務之本故曰戊巳仁

也成物知也若以元默靜退爲事則无用之私慧而

不可爲智老氏之異于聖學當于此辨之

六四上行得正爻義吉者居多以其進而從陽也然

使卦內無五剛可承三剛可比初剛可應則純柔仍

不可爲盡善全經皆然

左傳子服惠伯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其釋辭皆本理以明象精當正大可以爲觀象玩辭之準

五位爲君餘爻爲臣乃全易之大綱然仍當各觀時義所在如乾爲君道則諸爻無非君德九五則大人造時也坤爲臣道則六位亦祇爲臣之盛軌如裳之承衣非竟居君位也大抵君位只是尊象若卦之不言君道者又各自成其爲尊如晉之五爲康侯明夷之五爲親臣家人之五爲嚴父升之五爲臣朝君歸妹之五爲貴女又如大畜養德无妄復性咸艮修身

諸凡專舉一時一事之卦各就其象取之俱不專指君位言不可泥位而失理也自京房以王公卿士判定各位遂盡昧周流六虛之旨甚有謂陰之居五及陽自下而進至五者幾若篡竊之禍而易義大晦矣五曰黃裳上曰元黃地道無論舒歛總包陽氣在內故黃無異色若地內无陽卽不復融結發生驗之土脉皆然也

或問先儒謂釋卦辭不當先用彖傳作解今于坤卦諸爻全依文言釋之未免豫占曰聖人以乾坤爲易之門義理包蘊宏多非單辭所能盡故必作文言以

著明之坤之諸爻若不細玩文言則理象精深无從體會反恐支離失當甚則謂文言係夫子各自言理不與卦爻相合愈昧四聖一心之旨故必合以叅之不敢泥章句之法以解經也

文言傳疏解爻辭皆逐字剖晰出理象精意更無一字偶哭者聖人蓋以此爲釋辭之準也畧覩大意不求甚解直晉人空言不能窮理之病耳

乃順承天不另言地而地自見正猶婦人无爵无謚皆從夫之義

乃與類行指陽而言始得乃字神理凡易中皆以陰

陽相配爲類乾五文言各從其類承上風雲之從龍

虎萬物之從聖人謂陰從陽類也坤上六文言猶未

離其類謂陽龍未離陰血之類也同人傳類族辨物

謂陰陽類爲一族也頤六二行失類謂二陰征從上

九之陽爲非類也中孚六四絕類上謂四陰宜絕初

陽之類也繫辭方以類聚謂陰陽各以方別而類從

乃聚也即彖傳牝馬地類亦以牝陰馬陽爲地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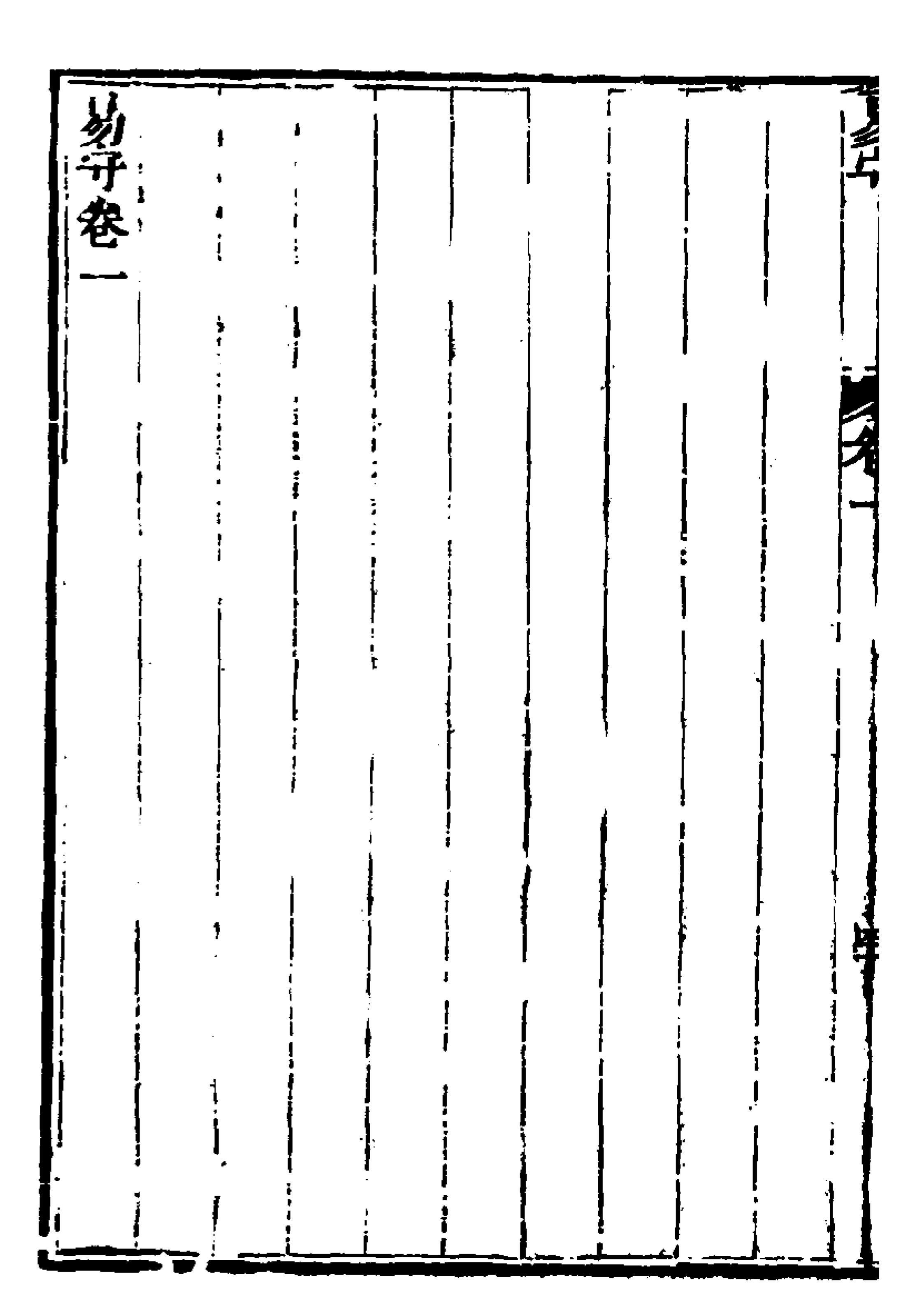
類字義例明則彖言坤之得陰朋乃由于偕陽類始

合承天時行之旨矣

行地應地二地字俱以形體言地形无疆而坤德之

資生隨其形之所至无乎不到故曰應陸氏釋文訓
爲應對之應言與之相應而无少虧也蓋地爲土質
譬如人之軀體坤道則如人之神氣人雖四肢全具
然有一處神氣運不到必有痿痺不仁之處若地則
有是廣輿之大而安貞之德自然隨在充周故无論
海山荒漠无處不生人物所謂應地无疆也程子曰
凡地動者只是氣動所指地只是土土亦一物耳不
可言地更要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其旨甚精
魏志許芸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舉正假王輔
嗣本謂履霜下悮增堅冰二字履霜與堅冰將候頗

異不合相連王氏晁氏俱從之玩傳辭總舉履霜堅冰截斷至字以下三句語脉接連貫注正因霜與冰之不相連以見由始凝而馴至之可畏若首句删去堅冰二字神理反淺再攷後漢魯恭傳引此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則漢時古本固然而魏晉所引顯不足信矣



易守卷一